

Z 126.1

1
9

尚書注疏

目錄

尚書正義序

尚書序

尚書原目

卷一

虞書

堯典

卷二

虞書

舜典

卷三

虞書

大禹謨
臯陶謨

同治十年重刊
卷四

虞書益稷

卷五

夏書禹貢

卷六

夏書甘誓

虞征

五子之歌

卷七

商書

湯誓

仲虺之誥

湯

太甲上

太甲中

太甲下

卷八

商書

盤庚上

盤庚中

卷九

商書

說命上
高宗肅日

說命中

說命下

西伯戡黎

微子

卷十

周書

泰誓上
牧誓

泰誓中

泰誓下

卷十一

周書

洪範

卷十二

周書

旅獒
大誥

金縢
微子之命

卷十三

周書

康誥
梓材

卷十四

周書

召誥

洛誥

卷十五

周書

多士
君奭

無逸

卷十六

周書

蔡仲立政

之命 多方

卷十七

周書

周官
顧命

君陳

卷十八

周書

康王之誥
問命

畢命

君牙

周書

呂刑

卷十九

周書

文侯之命
秦誓

費誓

尚書注疏原目

虞書

音義

凡十六篇。十一
篇亡。五篇見存。

堯典第一

五

古文尚書堯典第一。○正義曰。檢古本并石經直言堯典第一。無古文尚書。以

孔君從隸古仍號古文。故後人因而題於此。以別伏生所出。大小夏侯及歐陽所傳爲今文。故也。堯典第一篇之名。當與衆篇相次第。訓爲次也。於次第之內而處一。故曰。堯典第一。以此第一者。以五帝之末。接三王之初。典策旣備。因機成務。交代揖讓。以垂無爲。故爲第一也。然書者。理由舜史。勒成一家。可以爲法。上取堯事。下終禪禹。以至舜終。皆爲舜史所錄。其堯舜之典。多陳行事之狀。其言寡矣。禹貢卽全非君言。準之後代。不應入書。此其一體之異。以此禹之身事於禪。後無入夏書之理。自甘誓已下。皆多言辭。則古史所書。於是乎始知五子之歌。亦非上言。典書草創。以義而錄。但致言有本。各隨其事。檢其此體爲例。有十。一曰典。二曰謨。三曰貢。四曰歌。五曰誓。六曰誥。七曰訓。八曰命。九曰征。十曰範。堯典舜典二篇典也。大

禹謨臯陶謨二篇謨也。禹貢一篇貢也。五子之歌一篇歌也。仲虺之誥。湯誥。大誥。康誥。酒誥。召誥。洛誥。康王之誥八篇誥也。伊訓一篇訓也。說命三篇微子之命。蔡仲之命。顧命。畢命。問命。文侯之命。九篇命也。崩征一篇。洪範一篇範也。此各隨事而言。益稷亦謨也。因其人稱言以別之。其太甲咸有一德。伊尹訓道王亦訓之類。盤庚亦誥也。故王肅云。不言誥何也。取其徒而立功。非但錄其誥。高宗彤日與訓序。連文亦訓辭可知也。西伯戡黎。云祖伊恐奔告于受。亦誥也。武成云識其政事。亦誥也。旅獒戒王亦訓也。金縢自爲一體。祝亦誥辭也。梓材酒誥。分出亦誥也。多士以王命誥。自然誥也。無逸戒王亦訓也。君奭周公誥。召公亦誥也。多方周官上誥於下。亦誥也。君陳君牙與畢公之類。亦命也。呂刑陳刑告王亦誥也。書篇之名。因事而立。旣無體例。隨便爲文。其百篇次第於序。孔鄭不同。孔以湯誓在夏社前。於百篇爲第二十六。鄭以爲在臣扈後第二十九。孔以咸有一德次太甲後第四十。鄭以爲在湯誥後第三十二。孔以蔡仲之命次君奭後第八十三。鄭以爲在費誓前第九十六。孔以

周官在立政後第八十八。鄭以爲在立政前第八十六。孔以費誓在文侯之命後第九十九。鄭以爲在呂刑前第九十七。不同者。孔依壁內篇次及序爲文。鄭依賈氏所奏別錄爲次。孔未入學官。以此不同。考論次第。孔虞書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義是也。**虞書**正義曰堯典雖曰唐事。本以虞史所錄。未言舜登庸由堯故追堯作典。非唐史所錄。故謂之虞書也。鄭玄云。舜之美事在於堯時是也。案馬融鄭玄王肅別錄題皆曰虞夏書。以虞夏同科。雖虞事亦連夏。此直言虞書本無夏書之題也。案鄭序以爲虞夏書二十篇。商書四十篇。周書四十篇。贊云。三科之條。五家之敎。是虞夏同科也。其孔子於禹貢註云。禹之王以是功。故爲夏書之首。則禹夏別題也。以上爲虞書。則十六篇。又帝告釐沃湯征汝鳩汝方。於鄭玄爲商書。而孔并於涓征之下。或以爲夏事。猶西伯戡黎。則夏書九篇。商書三十篇。此與鄭異也。或孔因帝告以下五篇亡。并註於夏書不廢。猶商書乎。別文所引。皆云虞書曰。夏書曰。無并言虞夏書者。又伏生雖有一虞夏傳。以外亦有虞傳。夏傳。此其所以宜別也。此孔依虞夏各別而存之。莊八年左傳引夏書曰。臯陶邁種德。僖二十四年左傳引夏

書曰。地平天成。二十七年引夏書賦納以言。襄二十六年引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皆在大禹謨。臯陶謨。當云虞書而云夏書者。以事關禹故。引爲夏書。若洪範以爲周書。以箕子至周。商人所陳。而傳引之。卽曰商書也。案壁內所得。孔爲傳者。凡五十八篇。爲四十六卷。三十三篇與鄭注同。二十五篇增多。鄭注也。其二十五篇者。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堦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三篇九。咸有一德十。說命三篇十三。泰誓三篇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問命二十五。但孔君所傳。值巫蠱不行。以終前漢諸儒。知孔本有五十篇。八篇不見孔傳。遂有張霸之徒。於鄭注之外。僞造尚書。凡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一篇。爲五十八篇。其數雖與孔同。其篇有異。孔則於伏生所傳二十九篇內。無古文泰誓。除序尚二十八篇。分出舜典。益穆。盤庚。二篇。鄭玄則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爲三十四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篇。爲五十八所。增益二十四篇者。則鄭注書序舜篇。爲五十八所。

典一。汨作二。九共九篇十一。大禹謨十二。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十四。膚征十五。湯誥十六。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伊訓十九。肆命二十。原命二十一。武成二
十二。旅獒二十三。問命二十四。以此二十四爲十六。
卷以九共九篇共卷除八篇故爲十六。故藝文志劉
向別錄云。五十八篇。藝文志又云。孔安國者。孔子後
也。悉得其書。以古文又多十六篇。篇卽卷也。卽是僞
書二十四篇也。劉向作別錄。班固作藝文志。並云此
言不見孔傳也。劉歆作三統歷論。武王伐紂引今文
泰誓云。西午逮師。又引武成越若來。三月五日甲子
咸劉商王受。並不與孔同。亦不見孔傳也。後漢初賈
逵奏尚書疏云。流爲烏。是與孔亦異也。馬融書序云。
經傳所引泰誓。泰誓並無此文。又云。逸十六篇。絕無
師說。是融亦不見也。服虔杜預注左傳亂其紀綱。並
云。夏桀時。服虔杜預皆不見也。鄭玄亦不見之。故注
書序舜典云。入麓伐木。注五子之歌云。避亂於洛汭。
注胤征云。胤征臣名。又注禹貢引胤征云。厥篚玄黃。
昭我周王。又注咸有一德云。伊陟臣扈曰。又注典寶。
引伊訓云。載孚在毫。又曰。征是三臘。又注旅獒云。獒
讀曰豪。謂是禽豪之長。又古文有仲虺之誥。太甲說。

命等見在而云亡。其汨作典寶之等一十三篇見亡而云已逸是不見古文也。案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者謂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等三家所傳及後漢末蔡邕所勒石經是也。孔所傳者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所傳是也。鄭玄書贊云我先師棘子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又云歐陽氏失其本義今疾此蔽冒猶復疑惑未悛是鄭意師祖孔學傳授膠東庸生劉歆賈逵馬融等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意鄭注尚書亡逸並與孔異篇數並與三家同。又劉歆賈逵馬融之等並傳孔學云十六篇逸與安國不同者良由孔注之後其書散逸傳注不行以庸生賈馬之等惟傳孔學經文三十三篇故鄭與三家同以爲古文而鄭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逵馬融之學題曰古文尚書篇與夏侯等同而經字多異夏侯等書宅嵎夷爲宅者漢書儒林傳云安國傳都尉朝子俊俊傳膠東庸生。生傳清河胡常傳徐敖敖傳王璜及塗惲惲傳河南柔欽至後漢初衛賈馬亦傳孔學故書贊云。

世祖興後漢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是也。所得傳者三十篇古經亦無其五十八篇及傳說。絕無傳者至晉世王肅注書始似竊見孔傳故注亂其紀綱爲夏太康時又晉書皇甫謐傳云姑子外弟梁柳邊得古文尚書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孔傳五十八篇之書晉書又云晉太保公鄭沖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卽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赜字仲真。又爲豫章內史遂於前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時已失舜典一篇晉末范甯爲解時已不得焉。至齊蕭鸞建武四年姚方興於大航頭得而獻之。議者以爲孔安國之所注也。值方興有罪事亦隨寢。至隋開皇二年購募遺典乃得其篇焉。然孔注之後歷及後漢之未無人傳說。至晉之初猶得存者雖不列學官散在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傳傳卽注也。以傳述爲民間事。雖久遠故得猶存。孔氏傳義舊說漢已前稱傳疏。正義曰多門。故云某氏以別衆家或當時自題孔氏亦可以後人辨之。

舜典第二

貢義

王氏注相承云梅頤上孔氏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以王肅注頤類

同治十年重刊

孔氏故取王注從謹徵五典以下爲舜典
以續孔傳徐仙民亦音此本今依舊音之

大禹謨第三

首義

徐云本虞書總爲一卷凡一十
二卷今依七志七錄爲十卷

臯陶謨第四

益稷第五

夏書

禹貢第一

甘誓第二

五子之歌第三

胤征第四

商書

首義

凡三十四篇
十七篇存

湯誓第一

仲虺之誥第二

湯誥第三

伊訓第四

太甲上第五

太甲中第六

太甲下第七

咸有一德第八

盤庚中第九

盤庚上第十

盤庚下第十一

說命中第十二

說命下第十三

說命下第十四

高宗形日第十五

西伯戡黎第十六

微子第十七

周書

泰誓上第一

泰誓中第二

泰誓下第三

牧誓第四

武成第五

洪範第六

旅獒第七

金縢第八

大誥第九

微子之命第十

康誥第十一

酒誥第十二

梓材第十三

召誥第十四

洛誥第十五

多士第十六

無逸第十七

君奭第十八

蔡仲之命第十九

多方第二十

立政第二十一

周官第二十二

君陳第二十三

顧命第二十四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畢命第二十六

君牙第二十七

冏命第二十八

呂刑第二十九

文侯之命第三十

費誓第三十一

秦誓第三十二

尚書注疏卷三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大禹謨 皐陶謨

臯陶矢厥謨

傳 矢陳也。禹成厥功。

傳 陳其成功。帝

舜申之

傳 申重也。重美二子之言。作大禹臯陶謨。

大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益稷

傳 凡三篇。

管義

臯陶音高陶

音遙。矢本又作夭。謨字

正義曰。臯陶爲帝舜陳其
又作暮。重直用反。下同。

臯

謀。禹爲帝舜陳已成所治

水之功。帝舜因其所陳。從而重美之。史錄其辭。作大

禹臯陶二篇之謨。又作益稷之篇。凡三篇也。篇先大

禹序。先言臯陶者。臯陶之篇。臯陶自先發端。禹乃然

而問之。臯陶言在禹先。故序先言臯陶。其此篇以功

大爲先。故先禹也。益稷之篇。亦是禹之所陳。因臯陶

之言。而禹論益稷在臯陶謨後。故後其篇。

傳

正義曰。

矢。陳。釋。詁。文。陳其成功。此是謨篇。禹成其功。陳其言耳。蒙上矢文。故傳明之。言陳其成功也。序成在厥上。傳成在下者。序順上句。傳從便文。故倒也。申重。釋。詁文。大禹謨云。帝曰。俞。地平天成。時乃功。又帝曰。臯陶惟茲臣庶。罔或于予正時。乃功懋哉。益稷云。迪朕德。時乃功。皆是重美二子之言也。二篇皆是謨也。序以一謨總二篇。故傳明之。大禹治水能致九功而言謨。以其序有謨文。故云謨也。益稷亦大禹所謀。不言謨者。禹謀言及益稷。非是益稷爲謨。不得言益稷謨也。其篇雖有夔言。樂和本非謀慮。不得謂之夔謨。謨也。

大禹謨

傳

禹稱大。大其功。謨謨也。

疏

傳

正義曰。餘文單稱禹而

此獨加大者。故解之。禹與臯陶同爲舜謀。而禹功實大。禹與臯陶不等。史加大其功。使異於臯陶。於此獨加大字。與臯陶竝言故也。謨。謀。釋。詁。文。此三篇皆是舜史所錄。上取堯事。下錄禹功。善於堯之知已。又美所禪得人。故包括上下。以爲虞書。其事以類相從。非出事之先後。若其不然。上篇已言舜之死。於此豈死後言乎。此篇已言禪禹。下篇豈受禪乎。明史以類聚爲文。計此三篇。禹謨最在後。以

禹功大。故進之於先。孟子稱舜薦禹於天。十有七年。則禹攝一十七年。舜陟方乃死。不知禹征有苗。必以攝幾年之年。史述禹之行事。不以攝位之年。卽征苗民也。

曰若稽古大禹。

傳

順考古道而言之。曰文命敷于四海。

祇承于帝。

傳

言其外布文德教命。內則敬承堯舜。

音義

文命孔云文德教命也。先儒云文命禹名疏。言之者是大功之禹也。此禹能以文德教命布陳於四海。又能敬承堯舜。外布四海。內承二帝。言其道周備。

傳正義曰典是常行謨是言語。故傳於典云行之。於謨云言之皆是順考古道也。敷於四海。卽敷此文命。故言外布文德教命也。四海舉其遠地。故傳以外內言之。祇訓敬也。禹承堯舜二帝。故云敬承堯舜。傳不訓祇而直言敬。以易知而略之。

曰后克艱厥后臣克艱厥臣政乃乂黎民敏德。

傳

敏疾。

也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政治而衆民皆疾修德。
帝曰俞。允若茲。嘉言罔攸伏。野無遺賢。萬邦咸寧。
傳攸
所也。善言無所伏。言必用。如此。則賢才在位。天下安寧。
稽于衆。舍己從人。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惟帝時克。
傳帝
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遂稱堯德以成其義。考衆從
人。矜孤愍窮。凡人所輕。聖人所重。

管義

易以政反治。直
吏反。俞。羊朱反。

疏

正義曰。禹爲
帝舜謀曰。君

攸。音由。徐以帝反。寧安也。說安寧如
此。願辭也。舍。音捨。告故毒反。矜居陵反。
能重難其爲君之事。臣能重難其爲臣之職。則上之政
教乃治。則下之衆民皆化而疾修其德。而帝曰然。信能
如此。君臣皆能自難。竝願善以輔已。則下之善言無所
隱伏。在野無遺逸之賢。賢人盡用。則萬國皆安寧也。爲
人上者。考於衆言。觀其是非。舍己之非。從人之是。不苛
虐鰥寡孤獨。無所告者。必哀矜之。不廢棄困苦貧窮。無

所依者必愍念之。惟帝堯於是能爲此行。餘人所不能。
言克艱之不易也。**傳**正義曰。許慎說文云。敏。疾也。是相
傳爲訓。爲君難。爲臣不易。論語文能知爲君難。爲臣不易。則當謹慎恪勤。求賢自輔。故其政自然治矣。見善則
用。知賢必進。衆民各自舉。則皆疾修德矣。此經上不言禹者。承上禹事。以可知而略之。攸所釋言文。善言無所
伏者。言其必用之也。言之善者。必出賢人之口。但言之易。行之難。或有人不賢而言可用也。故嘉言與賢異其文也。如此用善言。任賢才在位。則天下安。舜稱爲帝。故
知帝謂堯也。舜因嘉言無所伏。以爲堯乃能然。故遂稱堯德以成其義。此禹言之義。以堯之聖智無所不能。惟言其考衆從人。矜孤愍窮。以爲堯之美者。此是凡人所輕。聖人所重。不虐不廢。皆謂矜撫愍念之。互相通也。王制云。少而無父謂之孤。老而無子謂之獨。老而無妻謂之鰥。老而無夫謂之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故此無告。是彼四者。彼四者而此惟言孤者。四者皆孤也。言孤足以總之。言困窮謂貧無資財也。

益曰。都帝德廣運。乃聖乃神。乃武乃文。**傳**益因舜言。又

美堯也。廣謂所

妙無方。文經天

下君。

傳眷視奄

舜也。

旨義

眷居於奄

而無所不通。乃能經緯天地。以

內爲天下之君。

運者動之言。故事。

故爲無所不神。

妙無方。此言亦云。陰陽不測。

亂曰武。經傳文

乃眷西顧。謂視

文益因帝言盛

禹曰惠迪吉從

吉凶之報。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言不虛。益曰。吁。戒哉。

儆戒無虞。罔失法度。

傳先吁後戒。欲使聽者精其言。虞

度也。無億度。謂無形。戒於無形。備慎深。秉法守度。言有

恒。罔遊于逸。罔淫于樂。

傳淫過也。遊逸過樂。敗德之原。

富貴所忽。故特以爲戒。任賢勿貳。去邪勿疑。疑謀勿成。百志惟熙。

傳

一意任賢。果於去邪。疑則勿行。道義所存

於心。日以廣矣。罔違道以干百姓之譽。

傳

干求也。失道

求名。古人賤之。罔拂百姓以從己之欲。

傳

拂戾也。專欲

難成。犯衆興禍。故戒之。無怠無荒。四夷來王。

傳

言天子

常戒慎。無怠惰。荒廢。則四夷歸往之。

首義

迪。徒歷反。響。許文反。應。應。

對之應下。應風同。吁。況俱反。度徒布反。注守度同。虞度徒洛反。後億度同。樂音洛去。起呂反。熙火其反。咈扶弗反。戾連悌反。怠音待惰。徒臥反。疏正義曰。禹因益言謀及世事。言人順之隨形響之應聲。言其無不報也。益聞禹語驚懼而言曰。吁。誠如此言。宜誠慎之哉。所誠者當微誠其心。無億度之事。謂忽然而有。當誠慎之。無失其守法度。使行必有恒。無違常也。無遊縱於逸豫。無過耽於戲樂。當誠慎之以保己也。任用賢人。勿有二心。逐去回邪。勿有疑惑。越正道以求百姓之譽。無反戾百姓以從己心之欲。常行此事。無怠惰荒廢。則四夷之國皆來歸往之。此亦所以勸勉舜也。傳正義曰。迪道。釋詁文堯典傳云。吁。疑怪之辭。此無可怪。聞善驚而爲聲耳。先吁後戒者驚其言億度者。謂不有此事。無心億度之曲禮云。凡爲人子者。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戒于無形見之事。言備慎深也。安不忘危。治不忘亂。是其慎無形也。法度當執守之。故以秉法守度解不失。言有恒也。淫者過度之意。故爲過也。逸謂縱體樂。謂適心。縱體在於逸遊。適心在於淫恣。故

以遊逸過樂爲文二者敗德之源富貴所忽故特以爲
戒。干求釋言文失道求名謂曲取人情苟悅衆意古人
賤之。堯典已訓佛爲戾。彼謂戾朋儕此謂戾在下。
故詳其文耳專欲難成犯衆興禍襄十年左傳文。

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養民

傳

歎而言念重其

言爲政以德則民懷之水火金木土穀惟修

傳言養民

傳

之本在先修六府正德利用厚生惟和

傳

正德以率下

利用以阜財厚生以養民三者和所謂善政九功惟敘

九敘惟歌

傳

言六府三事之功有次敘皆可歌樂乃德

政之致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俾勿壞

傳

休

美董督也言善政之道美以戒之威以督之歌以勸之

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帝曰俞地平天成六府三事

允治萬世永賴時乃功。傳水土治曰平。五行敘曰成。因

禹陳九功而歎美之。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竇義

音於

烏樂音洛俾必爾反疏

正義曰禹因益言又獻謀於帝

壞乎怪反治直吏反

曰嗚呼帝當念之哉言所謂德

者惟是善於政也政之所爲在於養民養民者使水火

金木土穀此六事惟當修治之正身之德利民之用厚

民之生此三事惟當諧和之修和六府三事九者皆就

有功九功惟使皆有次敘九事次敘惟使皆可歌樂此

乃德之所以是德能爲善政之道終當不得怠惰但人

雖爲善或寡令終故當戒勑之念用美道使民慕美道

行善又督察之用威罰言其不善當獲罪勸勉之以九

歌之辭但人君善政先致九歌成辭自勸勉也用此事

使此善政勿有敗壞之時勸帝使長爲善也帝答禹曰

汝之所言爲然汝治水土使地平天成六府三事信皆

治理萬代長所恃賴是汝之功也歸功于禹明衆臣不及傳

正義曰於歎辭歎而言念自重其言欲使帝念之此史以類相從共爲篇耳非是一時之事不使念益言也禹謀以九功爲重知重其言者九功之言也下文帝

言六府。卽此經六物也。六者民之所資。民非此不生。故所聚。故稱六府。襄二十七年左傳云。天生五材。民竝用之。卽是水火金木土。民用此自資也。彼惟五材。此兼以穀爲六府者。穀之於民尤急。穀是土之所生。故於土下言之也。此言五行與洪範之次不同者。洪範以生數爲次。此以相尅爲次。便文耳。六府是民之急。先有六府。乃可施教。故先言六府。後言三事也。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謂在上節儉。不爲糜費。以利而用。使財物殷阜。利民之用。爲民興利除害。使不匱乏。故所以阜財。阜財。謂財豐大也。厚生。謂薄征徭。輕賦稅。不奪農時。令民生計溫厚。衣食豐足。故所以養民。人君若能如此。則爲君之道備矣。故謂善政。結上德。惟善政之言。此三者之次。人君自正。乃能正下。故以正德爲先。利用。然後厚生。故後言厚生。厚生。謂財用足。禮讓行也。上六下三。卽是六府三事。此總云九功。知六府三事之功爲九功。惟敘者。卽上惟修。惟和爲次。德敘事。皆有敘。民必歌樂君德。故九敘皆可歌樂。乃人君德政之致也。言下民必有歌樂。乃爲善政之驗。所謂和。

樂興而頌聲作也。休美釋詁文。又云董督正也是董爲督也。此戒之董之勸之皆謂人君自戒勸欲使善政勿壞。在此三事而已。文七年左傳云晉郤缺言於趙宣子引此一經乃言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若吾子之德莫可歌也。其誰來之。盍使睦者歌吾子乎。言九功之德皆可歌者。若水能灌溉火能烹飪金能斷割木能興作土能生殖穀能養育古之歌詠各述其功。猶如漢魏已來樂府之歌事歌其功用是舊有成辭。人君修治六府以自勸勉使民歌詠之。三事亦然。釋詁云平成也。是平成義同天地文異而分之耳。天之不成由地之不平。故先言地平。本之於地以及天也。禹平水土故水土平。故曰平。五行之神佐天治物繫之於天故五行敘曰成。洪範云鯀陘洪水汨陳其五行彝倫攸敘禹治洪水彝倫攸敘是禹命五行敘也。帝因禹陳九功而歎美之。指言是汝之功明衆臣不及。

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忘總朕師傳八十九十日耄百年曰期頤言已年老。

厭倦萬幾。汝不懈怠於位。稱總我衆。欲使攝禹曰。朕德罔克。民不依臯。陶邁種德。德乃降。黎民懷之。傳邁行種

布降下。懷歸也。言已無德。民所不能依。臯陶布行其德。下洽於民。民歸服之。帝念哉。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傳茲此釋廢也。念此人在此功廢。此人在此罪。言不可誣。名

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傳名言此事必在此

義信出此心。亦在此義。言臯陶之德。以義爲主。所宜念

之音義

格庚白反。朕直錦反。耄莫報反。倦其眷反。期頤

用反。降疏正義曰。此舜言將禪禹。帝呼禹曰來。汝禹我

江巷反。居帝位已三十有三載。在耄期之間。厭倦於

勤勞。汝惟在官不懈怠。可代我居帝位。總領我衆。禹讓

之曰。我德實無所能。民必不依就我也。言已不堪。總衆

也。臯陶行布於德。德知有功。乃用之。釋廢。陶攝也。我所言者。帝進人退人。不可誣也。名言之。若信實出見己名言其口。出見其帝當念錄其功。以禪年六十三卽政。至今之。鄭云。期要也。頤養道而已。孔意當然。邁歸也。種物必布於地。是念功。知廢是廢罪。言謂已發於口。信出念慮於心。而後宣之。卽是名言之事。故先出。以義爲主者。言已

帝曰。臯陶惟茲臣庶。

正。言順命。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

傳弼

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於治體。刑期于無刑。民

協于中。時乃功懋哉。

傳

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

刑期於無所刑。民皆合於大中之道。是汝之功。勉之。臯陶曰。帝德罔愆。臨下以簡。御衆以寬。

傳

愆過也。善則歸

君。人臣之義。罰弗及嗣。賞延于世。

傳

嗣亦世。俱謂子延

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賞。道德之政。宥過無大刑。

故無小。

傳

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

疑惟輕。功疑惟重。

傳

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與

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茲用不犯于

有司

傳

辜罪。經常司主也。臯陶因帝勉已。遂稱帝之德。

所以明民不犯上也。寧失不常之罪。不枉不辜之善。仁

愛之道。帝曰。俾予從欲以治。四方風動。惟乃之休。

傳使

我從心所欲而政以治。民動順上命。若草應風。是汝能

明刑之美。

司馬法

治直吏反。注同。當丁浪反。又如字。懋音茂。愆起虔反。宥音又。辜音孤。好呼報反。

疏

正義曰。帝以禹讓臯陶。故述而美之。帝呼之曰。臯陶。

官明曉於五刑。以輔成五教。當於我之治體。用刑期於無刑。以殺止殺。使民合於中正之道。令人每事得中。是

汝之功。當勉之哉。臯陶以帝美已。歸美於君。曰。民合於中者。由帝德純善。無有過失。臨臣下以簡易。御衆庶以

優寬。罰人不及後嗣。賞人延於來世。宥過失者無大。雖

大亦宥之。刑其故犯者無小。雖小必刑之。罪有疑者。雖

重從輕罪之。功有疑者。雖輕從重賞之。與其殺不辜。非

罪之人。寧失不經。不常之罪。以等枉殺無罪。寧妄免有

罪也。由是故帝之好生之德。下洽於民心。民服帝德。如此。故用是不犯於有司。言民之無刑。非己力也。帝又述之曰。使我從心所欲而爲政。以大治四方之民。從我化如風之動草。惟汝用刑之美。言已知其有功也。傳正義曰。書傳稱左輔右弼。是弼亦輔也。期要是相當之言。故爲當也。傳言當於治體。言臯陶用刑輕重得中。於治體與正相當也。雖或行刑以殺止殺者。言臯陶或行刑。是以殺止殺爲罪。必將被刑。民終無犯者。要使人無犯法。是期於無所用刑。刑無所用。此期爲限。與前經期義別。而論語所謂勝殘去殺矣。民皆合於大中。言舉動每事得中。不犯法憲。是合大中。卽洪範所謂皇極是也。愆過釋言文坊記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是善則稱君。人臣之義也。臨下據其在上。御衆斥其治民。簡易寬大。亦不異也。論語云。居敬而行簡。以臨其民。不亦可乎。是臨下宜以簡也。又曰。寬則得衆。居上不寬。吾何以觀之哉。是御衆宜以寬也。嗣謂繼父世。謂後胤。故俱謂子也。延訓長。以長及物。故延爲及也。臯罪。釋詁文經常司主。常訓也。臯陶因帝勉己。遂稱帝之德。所以明民不犯上者。自由帝化使然。非己力也。不常之罪者。謂罪常。非尋常小罪也。枉殺無罪。妄免有罪。二者皆失。必不

得民心。寧妄免大罪。不枉殺無罪。以好生之心故也。大罪尚赦。小罪可知。欲極言不可。枉殺无辜。寧放有罪。故也。故言非常大罪。以對之耳。寧失不經。與殺不辜。相對。故爲放赦罪人。原帝之意。等殺無罪。寧放有罪。傳言帝德之善。寧失有罪。不枉殺無罪。是仁愛之道。各爲文勢。故經傳倒也。治謂沾漬優渥。洽於民心。言潤澤多也。

帝曰。來禹降水。倣予成允。成功惟汝賢。

傳

水性流下。故

曰下水。倣戒也。能成聲教之信。成治水之功。言禹最賢。

重美之。克勤于邦。克儉于家。不自滿假。惟汝賢。

傳

滿謂

盈實。假大也。言禹惡衣薄食。卑其宮室。而盡力爲民。執

心謙沖。不自盈大。汝惟不矜。天下莫與汝爭能。汝惟不

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傳

自賢曰矜。自功曰伐。言禹推善

讓人而不失其能。不有其勞而不失其功。所以能絕衆

人子懋乃德。嘉乃丕績。天之歷數在汝躬。汝終陟元后。
〔傳〕丕大也。歷數謂天道。元大也。大君。天子。舜善禹有治
水之大功。言天道在汝身。汝終當升爲天子。人心惟危。
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傳〕危則難安。微則難明。
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無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
〔傳〕無考。無信。驗不詢。專獨終必無成。故戒勿聽用。可愛
非君。可畏非民。衆非元后。何戴后非衆。罔與守邦。
〔傳〕民以君爲命。故可愛。君失道。民叛之。故可畏。言衆戴君以
自存。君恃衆以守國。相須而立。欽哉。慎乃有位。敬修其
可願。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傳〕有位天子位可願。謂道德

之美。困窮。謂天民之無告者。言爲天子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惟口出好與戎。朕言不再。**傳**好。謂賞

善。戎。謂伐惡。言口榮辱之主。慮而宣之。成於一也。

晉義

微。居領反。重直用反。假工雅反。盡津忍反。爲于僞反。不普悲反。大也。徐甫眉反。聽徐天定反。出如字。徐尺遂反。好。如字。徐疏。正義曰。帝不許禹讓。呼之曰來禹。下流之許到反。**疏**水微戒於我。我恐不能治之。汝能成聲教於溝洫。能節儉於家。謂薄飲食。卑宮室。常執謙沖。不自滿溢。誇大。惟汝之賢也。又申美之。汝惟不自矜誇。故天下莫敢與汝爭能。汝惟不自稱伐。故天下莫敢與汝爭功。美功之大也。我今勉汝之德。善汝大功。天之歷運之數。帝位當在汝身。汝終當升此大君之位。宜代我爲天子。因戒以爲君之法。民心惟甚危險。道心惟甚幽微。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汝當精心。惟當一意信執其中正之道。乃得人安。而道明耳。又爲人君。不當妄受用人語。無可考驗之言。勿聽受之。不是詢衆之謀。勿信用之。言民

所愛者。豈非人君者。豈非民乎。君失何所奉戴。無君則無人。則國亡。故畏慎汝所有之位。守事。謂道德之美。人存立。則天之祿籍。好事。興戎兵。非善事。受其言也。傳正義曰。禹以治水之事。微子。辛壬癸甲。啓呱呱。云湖南暨聲教。成事。言禹最賢。重美之。治水之功也。前已言禹實不自滿大。故禹之業。亦是聖人之文。言已無所不知。禹飲食卑宮室。而畫

其宮室是儉於家。盡力爲民。是勤於邦。上言其功。此言其德。故再云。惟汝賢。自言己賢。曰矜。自言己功。曰伐。論語云。願無伐善。詩云。矜其車甲。矜與伐。俱是誇義。以經有爭能爭功。故別解之耳。弗矜。莫與汝爭能。卽矜者。矜其能也。賢能大同小異。故自賢解矜。老子云。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是故不矜伐。而不失其功能。此所以能絕異於衆人也。不。大釋詁文。歷數。謂天歷運之數。帝王易姓而興。故言歷數。謂天道。鄭玄以歷數在汝身。謂有圖籙之名。孔無識緯之說。義必不然。當以大功既立。衆望歸之。卽是天道在身。釋詁元訓爲首。首是體之大也。易曰。大君有命。是大君謂天子也。居位則治民。治民必須明道。故戒之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道者徑也。物所從之路也。因言人心。遂云道心。人心爲萬慮之主。道心爲衆道之本。立君所以安人。人心危則難安。安民必須明道。道心微則難明。將欲明道。必須精心。將欲安民。必須一意。故以戒精心一意。又當信執其中。然後可得明道。以安民耳。爲人之君。不當妄用人言。故又戒之。無可考校之言。謂無信驗。不詢於衆人之謀。謂專獨用意。言無信驗。是虛妄之言。獨爲謀慮。是偏見之說。二者終必無成。故戒令勿聽用也。言謂率意爲語。謀謂豫計。

前事。故互文也。百姓無主。不散則亂。故民以君爲命。君尊民畏之。嫌其不愛。故言愛也。民賤君忽之。嫌其不畏。故言畏也。上云汝終陟元后。命升天位。知其慎汝有位。慎天子位也。道德人之可願。知可願者是道德之美也。惟言四海困窮。不結言民之意。必謂四海之內。困窮之民。令天子撫育之。故知如王制所云。孤獨鰥寡。此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此是困窮者也。言爲天子。當慎天位。修道德。養窮民。勤此三者。則天之祿籍。長終汝身。祿謂福祿。籍謂名籍。言享大福。保大名也。昭二十八年左傳云。慶賞刑威。曰君。君出言有賞。有刑。出好。謂愛人而出好言。故爲賞善。興戎。謂疾人而動甲兵。故爲伐惡。易繫辭曰。言語者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必當慮之於心。然後宣之於口。故成之於一而不可再。帝言我命汝升天位者。是慮而宣之。此言故不可再。

禹曰。枚卜功臣。惟吉之從。

傳

枚。謂歷卜之而從其吉。此

禹讓之志。帝曰。禹官占。惟先蔽志。昆命于元龜。

傳

帝王

立卜占之官。故曰官占。蔽斷。昆後也。官占之法。先斷人

志後命於元龜。言志定然後卜。朕志先定。詢謀僉同。鬼

神其依。龜筮協從。卜不習吉。傳習因也。言已謀之於心。

謀及卜筮。四者合從。卜不因吉。無所枚卜。禹拜稽首。固

辭。傳再辭曰固。帝曰。毋。惟汝諧。傳言母所以禁其辭。禹

有大功德。故能諧和元后之任。正義

音義

枚音梅藏必世反

反。愈七潛反。禁。疏正義曰。禹以讓而不許。更請帝曰。每

今鳩反。又音金。疏以一枚歷卜功臣。惟吉之人。從而受

之。帝曰。禹卜官之占。惟能先斷人志。後乃命其大龜。我

授汝之志。先以定矣。又詢於衆人。其謀又皆同美矣。我

後謀及鬼神。加之卜筮。鬼神其依我矣。龜筮復合從矣。卜法不得因前之吉。更復卜之。不須復卜也。禹猶拜而

後稽首固辭。帝曰。毋。毋者。禁止其辭也。惟汝能諧和此

元后之任。汝宜受之。傳正義曰。周禮有銜枚氏。所銜之

物狀如箸。今人數物云。一枚兩枚。則枚是籌之名也。枚
小。謂人人以次歷申卜之。似若枚數然。然請卜不請筮。

者舉重也。占是卜人之占。而云官占者。帝王立卜筮之官。故曰官占。洪範稽疑云。擇建立卜筮人。是帝王立卜筮之官。周禮司寇斷獄爲蔽獄。是蔽爲斷也。昆後釋言文官占之法。先斷人志。後命元龜。言志定然後卜也。洪範云。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是先斷人志。乃云謀及卜筮。是後命元龜。元龜謂大龜也。表記云。卜筮不相襲。鄭云。襲因也。然則習與襲同。重衣謂之襲。習是後因前。故爲因也。朕志先定。言已謀之於心。龜筮協從。是謀及卜筮。經言詢謀僉同。謀及卿士。庶人謀皆同心。鬼神其依。即是龜筮之事。卜筮通鬼神之意。故言鬼神其依。龜筮協從。謂卜得吉。是依從也。志先定也。謀僉同也。鬼神依也。龜筮從也。四者合從。然後命汝。卜法不得因吉。無所復枚卜也。如帝此言。旣謀旣卜。方始命禹。仍請枚卜者。帝與朝臣私謀私卜。將欲命禹。禹不預謀。故不在。更請卜也。說文云。母。止之也。其字從女。內有一畫。象有姦之者。禁止令勿姦也。古人言母。猶今人言莫。是言毋者。所以禁其辭。令勿辭。

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

傳

受舜終事之命。神宗文祖之

宗廟言神尊之率百官若帝之初

傳

順舜初攝帝位故

事奉行之

首義

正音

政疏

正義

舜

正義曰

舜卽政

三十三年

命

禹代

己

禹辭不獲免乃以明

年正月朔旦受終事之命於舜神靈之宗廟總率百官

順帝之初攝故事

言與舜受禪之初其事悉皆同也此

傳

正義曰

舜典說舜之

初受終于文祖此言若舜之初知受命卽是舜終事之

命也

神宗猶彼文祖故云文祖之宗廟文祖言祖有文

傳

正義曰

舜當舜之始祖案

德神宗言神而尊之名異而實同

神宗當舜之始祖

帝繫云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顓頊生窮蟬窮蟬生

敬康敬康生句芒句芒生蛟牛蛟牛生瞽瞍瞽瞍生舜

敬

卽是舜有七廟黃帝爲始祖其顓頊與窮蟬爲二祧敬

康句芒蛟牛瞽瞍爲親廟則文祖爲黃帝顓頊之等也

傳

正義曰

黃帝顓頊之等也

若不得爲如也舜典巡守之事言如初者皆言如不言

行者當如舜典在璿璣以下班瑞羣后以上也其巡守

非率百官之事舜尚自爲陟方禹攝帝位未得巡守此

是舜史所錄以爲虞書故言順帝之初奉行帝之故

事自美禪之得人也

帝曰。咨禹。惟時有苗弗率。汝徂征。**傳**三苗之民數干王法。率循徂往也。不循常道。言亂逆。命汝討之。禹乃會羣后。誓于師曰。濟濟有衆。咸聽朕命。**傳**會諸侯共伐有苗。軍旅曰誓。濟濟衆盛之貌。蠢茲有苗。昏迷不恭。**傳**蠢動。昏闇也。言其所以宜討之。侮慢自賢。反道敗德。**傳**狎侮先王。輕慢典教。反正道。敗德義。君子在野。小人在位。廢仁賢。任姦佞。民棄不保。天降之咎。**傳**言民叛之。天災之肆。予以爾衆士。奉辭伐罪。**傳**肆故也。辭謂不恭。罪謂侮慢。以下事爾。尚一乃心力。其克有勲。**傳**尚庶幾。一汝心力。以從我命。**音義**數音朔。濟字禮反。春允反。侮亡甫反。慢亡諫反。咎其九反。

左時於後在云苗三謂舜民極汎之子共命命汎口同

今復不率帝道。率循徂往。皆釋詁文。不循帝道。言其亂逆。以其亂逆。故命禹討之。案舜典。皆言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守。不稟堯命。此言若帝之初。其事亦應同矣。而此言命禹征苗。舜復陟方乃死。與舜受堯禪事不同者。以題曰虞書。卽舜史所錄。明其詳於舜事。略於堯禹也。軍旅曰誓。曲禮文也。隱八年。穀梁傳曰誥。誓不及五帝。盟祖不及三王。交質不及二伯。二伯謂齊桓公。晉文公也。不及者。言於時未有也。據此文。五帝之世。有誓。周禮立司盟之官。三王之世。有盟也。左傳云。平王與鄭交質。二伯之前。有質也。穀梁傳。漢初始作。不見經文。妄言之耳。美軍衆而言濟濟。知是衆盛之貌。蠢動釋詁文。釋訓云。蠢不遜也。郭璞云。蠢動爲惡。不謙遜也。日入爲昏。是爲闇也。動爲惡。而闇於事。言其所以宜討之。侮謂輕人身。慢謂忽言語。故爲狎侮。先王輕慢典教。之。侮慢義同。因有二字而分釋之。論語云。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則狎侮爲異。旅獒云。狎侮君子。則狎侮意亦同。鄭玄云。狎慣忽也。慣見而忽之。是侮之義。傳取狎侮連言之。慢先王典教。自謂已賢。不知先王訓教。道者物所由之路。德謂自得於心。反正道。從邪徑。敗德義。毀正行也。雖則下愚之君。皆云好賢疾佞。非知賢而廢之。知佞而

任之。但愚人所好必同於民。賢求其心。佞從其欲。以賢爲惡。謂佞爲善。故仁賢見廢。姦佞被任。此則昏迷之狀也。肆故釋詁文。所奉之辭。卽所伐之罪。但天子責其不恭。數其身罪。因其文異而分之。釋言云。庶幾尚也。反以相解。故尚爲庶幾。

三旬苗民逆命。

傳

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責舜。

不先有文誥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所以生辭。益贊于禹曰。惟德動天。無遠弗屆。

傳

贊佐。届

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其修德致遠。滿招損。謙受益。時

乃天道。

傳

自滿者人損之。自謙者人益之。是天之常道。

帝初于歷山。往于田。日號泣于夏天。于父母。

傳

仁覆愍

下。謂之旻天。言舜初耕于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日號

泣于旻天及父母。克己自責，不責於人。負罪引慝，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慄，瞽亦允若。傳慝惡載事也。夔夔，悚懼之貌。言舜負罪引惡，敬以事見于父，悚懼齊莊。父亦信順之。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至誠感神，矧茲有苗。傳誠和矧況也。至和感神，況有苗乎。言易感。禹拜昌言曰。俞。班師振旅。傳昌當也。以益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遂還師。兵入曰振旅。言整衆。帝乃誕敷文德。傳遠人不服。大布文德以來之。舞干羽于兩階。傳干，楯。羽，翳也。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舞文舞于賓主階閒。抑武事。七旬有苗格。傳討而不服。不討自來。明御之者必有道。三苗之國左

洞庭右彭蠡在荒服之例去京師二千五百里

音義

古譜

報反憚徒旦反一音丹末反脅許業反届音戒田本或作畋號亡高反夏武巾反慝他側反見賢遍反瞽音古瞍反當丁浪反下同還經典皆音旋誕音但階徐音皆循食允反翳於計反闡尺善反洞徒弄反蠡音禮師臨苗經三旬苗民逆帝命不肯服罪益乃進謀以佐於禹曰惟是有德能動上天苟能修德無有遠而不至因言行德之事自滿者招其損謙虛者受其益是乃天之常道欲禹修德謙虛以來苗既說其理又言其驗帝乃初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往至于田日號泣于旻天子父母乃自負其罪自引其惡恭敬以事見父瞽瞍夔夔然悚懼齊莊戰慄不敢言己無罪舜謙如此雖瞽瞍之頑愚亦能信順帝至和之德尚能感于冥神況此有苗乎言其苗易感於瞽瞍禹拜受益之當言曰然然益語也遂還師整衆而歸帝舜乃大布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之閒七旬而有苗自服來至言主聖臣賢御之有道也傳正義曰堯典云三百有六旬是知旬十日也以師臨之一月不服者責

舜不先有文告之命。威讓之辭而便憚之。以威脅之。以兵伐之。所以有苗得生辭也。傳知然者。昭十三年左傳論。征伐之事云。告之以文辭。董之以武師。是用兵者。先告不服。然後伐之。今經無先告之文。而有逆命之事。故知責舜不先有文告之命。而卽脅之以兵。其文告之命。威讓之辭。國語亦有其事。夫以大舜足達用兵之道。而不爲文告之命。使之得生辭者。有苗數千王誅。逆者難以言服。故憚之以威武。任其生辭。待其有辭。爲之振旅。彼若師退而服。我復更有何求。爲退而又不降。復往必無辭說。不恭而征之。有辭而捨之。正是柔服之道也。若先告以辭。未必卽得從命。不從而後行師。必將大加殺戮。不以文誥。感德自來。固是大聖之遠謀也。禮有贊佐。是助祭之人。故贊爲佐也。居至也。釋詁文經云。惟德動天。天以遠而難動。德能動遠。又言無遠不居。乃據人言。德動天。人無不至也。益以此義。佐禹欲修德致遠。使有苗自來也。德之動天。經傳多矣。禮運云。聖人順民。天不愛其道也。不愛其寶。故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如此之類。皆德動天地。也。自以爲滿。人必損之。自謙受物。人必益之。易謙卦。彖曰。天道虧盈。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是滿招損。謙受益。爲天道之常。

也。益言此者欲令禹修德息師持謙以待有苗仁覆愍天下謂之旻天詩毛傳文也。旻愍也求天愍已故呼曰旻天書傳言舜耕於歷山鄭玄云歷山在河東是耕於歷山之時爲父母所疾故往於田日號泣于旻天何爲然也孟子曰怨慕也長息問於公明高曰舜往于田則子旣聞命矣號泣于旻天及父母卽吾不知矣公明高曰非爾所知也我竭力耕田供爲子職而已父母不愛我何哉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言舜之號泣怨慕者克己自責不責於人也慝之爲惡常訓耳舜典已訓載爲事以非常訓故詳其文夔夔與齊慄共文故爲悚懼之貌自負其罪引惡歸己事勢同耳丁寧深言之敬以事見于父者謂恭敬自因事務須見父恭敬以見夔夔然悚懼齊慄是見時之貌父亦信順之者謂當以事見之時順帝意不悖怒也言能以至誠感頑父者言感使當時暫以順耳不能使每事信順變爲善人故孟子說舜旣被堯徵用堯妻之以二女瞽瞍猶與象欲謀殺舜而分其財物是下愚之性終不可改但舜善養之使不至于姦惡而已誠亦咸也咸訓爲皆皆能相從亦和之義也矧況釋言文上言德能動天次言帝能感瞽天以玄遠難感瞽以頑愚難感言苗民

近於天而智於瞽。故言感天感瞽以況之。天是神也。覆動上天。言至和尚能感天神。而況於有苗乎。言其苗易感。祇覆動天而不覆言瞽者。以瞽雖愚。猶是人類。天神事與人隔。感天難於感瞽。故舉難者以況之。其實天與瞽俱言。難感以況有苗。易於彼二者。昌當也。釋詁文禹以益言爲當。拜受而已。卽還還不請者。春秋襄十九年。晉士匱帥侵齊。聞齊侯卒。乃還。公羊傳曰。大夫以君命出進退在大夫。是言進退由將。不須請也。或可當時請帝乃還。文不具耳。兵入曰振旅。釋天文。與春秋二傳論語文也。益贊於禹。使修德。而帝自誕敷者。言君臣同心。大布者。多設文德之教。君臣共行之也。釋言云。于。扞也。孫炎曰。于。楯自蔽扞也。以楯爲人扞。通以于爲楯名。故于爲楯。釋言又云。纛。翳也。郭璞云。舞者持以自蔽翳也。故明堂位云。朱干玉戚以舞大武。戚。斧也。是武舞執斧。執楯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是文舞執籥。故于羽皆舞者所執。修闡文教。不復征伐。故舞文德之舞於賓主階閒。言帝抑武事也。經云舞于羽。卽亦舞武也。傳惟言舞文者。以據器言之。則有武有文。俱用以爲舞。而不用於敵。故教爲文也。御之必有道者。不恭而往。征得辭。

而振旅而御之以道。史記吳起對魏武侯云。昔三苗氏左洞庭右彭蠡。德義不修而禹滅之。此言來服則是不滅吳。起言滅者以武侯恃險言滅以懼之。辯士之說不必皆依實也。知在荒服之例者以其地驗之爲然。禹貢五服。甸侯綏要荒。荒最在外。王畿面五百里。其外四服。又每服五百里。是去京師爲二千五百里。

臯陶謨

傳謨謀也。臯陶爲帝舜謀。

言義

爲予
偽反

疏
傳正

曰若稽古臯陶。

傳

亦順考古道以言之。夫典謨聖帝所

以立治之本。皆師法古道以成不易之則。曰允迪厥德。

謨明弼諧。

傳

迪蹈厥其也。其古人也。言人君當信蹈行

古人之德。謀廣聰明以輔諧其政。禹曰。俞。如何。傳然其言。問所以行。臯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傳歎美之重也。

慎修其身。思爲長久之道。惇敘九族。庶明勵翼。邇可遠

在茲。**傳**言慎修其身。厚次敘九族。則衆庶皆明其敘。而

自勉勵翼戴上命。近可推而遠者。在此道。禹拜昌言曰。

俞。**傳**以臯陶言爲當。故拜受而然之。

晉義

去音扶治直

徒報反。身修絕句。惇切韻都昆反。當丁浪反。下同。

正義

謀。故爲題目之辭。曰能順

而考案古道而言之者。是臯陶也。其爲帝謀曰。爲人君

者。當信實蹈行古人之德。而謀廣其聰明之性。以輔諸

己之政事。則善矣。禹曰。然。然其謀是也。此當如何行之。

臯陶曰。嗚呼。重其事而歎美之。行上謀者。當謹慎其己

身。而修治人之事。思爲久長之道。又厚次敘九族之親。而

不遺棄。則衆人皆明曉上意。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

行之於近。而可推而至遠者。在此道也。禹乃拜受其當

理之言。曰然。美其言而拜受之。**傳**正義曰。二謨其目正

同。故云亦順考古道以言也。堯舜考古以行。謂之爲典。大禹臯陶考古以言。謂之爲謨。典謨之文不同。其目皆

云考古故傳明言其意夫典謨聖帝所以立治之本雖古爲端目但君則行之臣則言之以尊卑不同故史皆以稽名異禹亦爲君而云謨者禹在舜時未爲君也顧氏亦同此解。臯陶德劣於禹皆是考古以言故得同其題目但禹能敷于四海祇承于帝臯陶不能然故此下更無別辭耳。釋詁文逆道也聲借爲導導音與蹈同故迪又爲蹈也其德卽其上稽古故曰其古人也而臣爲君謀故云言人君當信蹈行古人之德謂蹈履依行之也謀廣聰明聰明者自是已性又當受納人言使多所聞見以博大此聰明以輔弼和諧其政經惟言明傳亦有聰者以耳目同是所用故以聰明言之此日上不言臯陶猶大禹爲謀曰上不言禹鄭玄云以臯陶下屬爲句則稽古之下無人名與上三篇不類甚矣慎厥身修思永案傳之言以修爲上讀顧氏亦同也自身以外九族爲近故慎修其身又厚次敘九族猶堯之爲政先以親九族也人君旣能如此則衆庶皆明其教而各自勉勵翼戴上命昭九年左傳說晉叔向言翼戴天子故以爲翼戴上命言如鳥之羽翼而奉戴之王者率己以化物親親以及遠故從近可推而至于遠者在修己身親九族

之道。王肅云。以衆賢明爲砥礪。爲羽翼。鄭云。
勵作也。以衆賢明作輔翼之臣。與孔不同。

臯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

傳

歎修身親親之道。在知

所信任。在能安民。禹曰。吁。咸若時。惟帝其難之。

傳言古

堯亦以知人安民爲難。故曰。吁。知人則哲。能官人。安

則惠。黎民懷之。

傳

哲智也。無所不知。故能官人。惠愛也。

愛則民歸之。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

傳

佞人亂德。堯

其敗政。故流放之。何遷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

傳孔甚也。巧言靜言庸違。令色象恭滔天。禹言有苗驩

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流放之。

疏

正義曰。禹

其言更述修身親親之道。歎而言曰。人君行此道者。一
於知人善惡。擇善而信任之。在於能安下民。爲政以仁。

定之也。禹聞此言，乃驚而言曰：吁！人君皆如是，能知人能安民。惟帝堯猶其難之。況餘人乎？知人善惡，則爲大智。能用官得其人矣，能安下民，則爲惠政。衆民皆歸之矣。此甚不易也。若帝堯能智而惠，則當朝無姦佞。何憂懼於驩兜之佞，而流放之？何須遷徙於有苗之君？何所畏懼於彼巧言令色甚佞之人？三凶見惡，帝堯方始去之。是知人之難。傳正義曰：哲智，釋言文。舍人曰：哲，大智也。無所不知。知人之善惡，是能官人。惠愛，釋詁文。君愛民，則民歸之。孔甚釋詁文。上句既言驩兜有苗，則此巧言令色，共工之行也。故以堯典共工之事解之。巧言靜上三，人皆甚佞也。苗言其名，巧言令色，言其行。令其文首尾互相見，故傳通言之。禹言有苗驩兜之徒甚佞，如此堯畏其亂政，故遷放之。傳不言共工，故云之徒以包之。遷與憂畏，亦互相承。言畏之而憂，乃遷之也。四凶惟言三者，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

臯陶曰：都亦行有九德。傳言人性行有九德，以考察真偽，則可知。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傳載行采事。

也。稱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某事。因事以爲驗。禹曰。何。

傳問九德品例。臯陶曰。寬而栗。**傳**性寬弘而能莊栗。柔

而立。**傳**

傳

和柔而能立事。愿而恭。**傳**慤愿而恭恪。亂而敬。

傳亂治也。有治而能謹敬。擾而毅。**傳**擾順也。致果爲毅。

傳

行正直而氣溫和。簡而廉。**傳**性簡大而有廉。

傳直而溫。**傳**剛斷而實塞。彊而義。**傳**無所屈撓。動必合

傳

隅。剛而塞。**傳**彰厥有常。吉哉。**傳**彰明。吉善也。明九德之常。以擇人

而官之。則政之善。**音義**

行

下孟反。注性行行正直之行。

擾而小反。徐音餽。毅五既

反。斷丁亂反。撓女孝反。

疏同。愿音願。毅苦角反。恪苦各反。

人欲稱薦人者。不直言可用而已。亦當言其人有德。問

其德之狀乃言曰。其德之所行某事某事。以所行之事爲九德之驗。如此則可知也。臯陶旣言其九德禹乃問其品例曰。何謂也。臯陶曰。人性有寬弘而能莊栗也。和柔而能立事也。慤愿而能恭恪也。治理而能謹敬也。和順而能果毅也。正直而能溫和也。簡大而有廉隅也。剛斷而能實塞也。彊勁而合道義也。人性不同。有此九德善哉。傳正義曰。言人性行有九德。下文所云是也。如此九者。考察其真偽。則人之善惡皆可知矣。然則臯陶之賢不及帝堯遠矣。臯陶知有此術。帝堯無容不知。而有四凶在朝。禹言帝難之者。堯朝之有四凶。瞬迹以顯舜爾。禹言惟帝難之。說彼甚佞。因其成敗以示教法。欲開臯陶之志。故舉大事以爲戒。非是此實甚佞。堯不能知也。顧氏亦云。堯實不以此爲難。今云難者。俯同流俗之稱也。載者。運行之義。故爲行也。此爲薦舉人者。稱其人有德。欲使在上用之。必須言其所行之事。云見此人常行其某事。某事。由此所行之事。以爲有德之驗。論語云。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是言試之於事。乃可知其德。此九德之文。舜典云。寬而栗。直而溫。與此正同。彼云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與此小異。彼言剛失之虐。此言剛斷。

而能實塞。實塞亦是不爲虐。彼言簡失之傲。此言簡大而有廉隅。廉隅亦是不爲傲也。九德皆人性也。鄭玄云。凡人之性有異。有其上者不必有下。有其下者不必有上。上下相協乃成其德。是言上下以相對。各合以相對。兼而有之。乃爲一德。此二者雖是本性。亦可以長短自矯。寬弘者失於緩慢。故性寬弘而能矜莊嚴栗。乃成一德。九者皆然也。愿者慤謹良善之名。謹愿者失於遲鈍貌或不恭。故慤愿而能恭恪。乃爲德亂治。釋詁文。有能治者。謂才高於人也。堪撥煩理劇者也。負才輕物。人之常性。故有治而能謹敬。乃爲德也。愿言恭治云。敬者恭在貌。敬在心。愿者遲鈍。外失於儀。故言恭以表貌。治者輕物。內失於心。故稱敬。以顯情恭與敬。其事亦通。愿其貌恭而心敬也。周禮太宰云。以擾萬民。鄭玄云。擾猶馴也。司徒云。安擾邦國。鄭云。擾亦安也。擾是安馴之義。故爲順也。致果爲毅。宣二年左傳文。彼文以殺敵爲果。致果爲毅。謂能致果敢殺敵之心。是爲强毅也。和順者失於不斷。故順而能決。乃爲德也。簡者寬大率畧之名。志遠者遺近。務大者輕細。弘大者失于不謹細行。不修廉隅。故簡大而有廉隅。乃爲德也。塞訓實也。剛而能斷。失於空疎。必性剛正而內充實。乃爲德也。強直自立。無所

居撓。或任情違理。失於事宜。動合道義。乃爲德也。鄭注論語云。剛謂強志。不屈撓。卽剛強義同。此剛強異者。剛是性也。强是志也。當官而行。無所避忌。剛也。執己所是。不爲衆撓。强也。剛強相近。鄭連言之。寬謂度量寬弘。柔謂性行和柔。擾謂事理擾順。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柔克也。愿謂容貌恭正。亂謂剛柔治理。直謂身行正直。三者相類。卽洪範云正直也。簡謂器量凝簡。剛謂事理剛斷。强謂性行堅强。三者相類。卽洪範云剛克也。而九德之次。從寬而至剛也。惟擾而毅。在愿亂之下耳。其洪範三德。先人事而後天地。與此不同。彰明吉善。常訓也。此句言用。人之義。所言九德。謂彼人常能然者。若暫能爲之。未成爲德。故人君取士。必明其九德之常。知其人常能行之。然後以此九者之法。擇人而官之。則爲政之善也。明謂人君明知之。王肅云。明其有常。則善也。言有德。當明其德。所行使有常。則成善人矣。其意謂彼人自明之。與孔異也。

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

傳

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宣

布夙早。浚須也。卿大夫稱家。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

忌之。須明行之。可以爲卿大夫。日嚴祇敬六德。亮采有邦。
傳有國諸侯。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

則可以爲諸侯。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傳翕合

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

皆用事。謂天子如此。則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百僚師

師。百工惟時。
傳僚工皆官也。師師相師法。百官皆是。言

政無非。撫于五辰。庶績其凝。
傳凝成也。言百官皆撫順

五行之時。衆功皆成。
音義浚息俊反。馬云大也。嚴如字。

馬曰。千人曰俊。百人曰乂。僚本又作寮。撫方武反。凝魚凌反。馬云定也。
疏陳人有九德。宜

擇而官之。此又言官之所宜。若人能日日宣布三德。早夜思念而須明行之。此人可以爲卿大夫使有家也。若日日嚴敬其身。又能敬行六德。信能治理其事。此人可以爲諸侯使有國也。然後總以天子之任。合受有家有國三六之德。而用之。布施政教。使九德之人。皆得用事。各盡其能。無所遺棄。則天下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矣。皆隨賢才。任職百官。各師其師。轉相教誨。則百官惟皆是矣。無有非者。以此撫順五行之時。以化天下之民。則衆功其皆成矣。結上知人安民之意。傳正義曰。此文承九德之下。故知三德是九德之內。課有其三也。周語云。宣布哲人之令德。宣亦布義。故爲布也。夙。早。釋詁文。又云。須待也。此經之意。謂夜思之。明日行之。須爲待之意。故浚爲須也。大夫受采邑。賜氏族。立宗廟。世不絕祀。故稱家。位不虛受。非賢臣不可。言能日日布行三德。早夜思之。待明行之。如此念德不懈怠者。乃可以爲大夫也。以士卑。故言不及也。計有一德二德。即可以爲士也。鄭以三德六德。皆亂而敬以下之文。經無此意也。天子分地建國。諸侯專爲已有。故有國謂諸侯也。祇亦爲敬。敬有二文。上謂敬身。下謂敬德。嚴則敬之狀也。故言日日嚴敬其身。敬行六德。以信治政事。則可以爲諸侯也。

諸侯大夫皆言日日者。言人之行德不可暫時捨也。臣當行君之令。故早夜思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此文以小至大。總以天子之事。君是出令者。故言敬身行德。合釋詁文。以文承三德。六德之下。故言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此人爲官令。其布施政教。使此九德之人。皆居官用事。謂天子各任其所能。大夫所行三德。或在諸侯六德之内。但并此三六之德。卽充九數。故言九德之人。皆用事。謂用爲大夫。用爲諸侯。使之治民事也。大夫諸侯。皆當身自行之。故言日宣日嚴。天子當任人使行之。故言合受而用之。其實天子亦備九德。故能任用三德六德也。則俊德治能之士。竝在官矣。又訓爲治。故云治能。馬王鄭皆云才德過千人。爲俊百人。爲乂僚官。釋詁文。工官常訓也。師師。謂相師法也。鄭玄亦云凝成也。王肅云。疑猶定也。皆以意訓耳。文承百工之下。撫于五辰。還是季。五行之時。卽四時也。禮運曰。播五行於四時。土寄王四。百工撫之。故云百官。皆撫順五行之時。則衆功皆成也。典敬授民時。平秩東作之類是也。

無教逸欲有邦。

傳

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

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傳

兢兢戒慎。業業危懼。幾微

也。言當戒懼。萬事之微。無曠庶官。

天工人其代之。

傳

曠

空也。位非其人。爲空官。言人代天理官。不可以天官私

非其才。天敘有典。勅我五典五惇哉。

傳

天次敘人之常

性。各有分義。當勅正我五常之敘。使合于五厚厚天下。

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

傳

庸常自用也。天次秩有

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同寅
協恭和衷哉。

傳

衷善也。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

和善。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

傳

五服。天子諸侯卿大夫

士之服也。尊卑采章各異。所以命有德。天討有罪。五刑

五用哉。傳言天以五刑討有罪。用五刑。宜必當。政事懋

哉。懋哉。

傳

言敘典秩禮。命德討罪。無非天意者。故人君

居天官。聽政治事。不可以不自勉。

音義

兢。居凌反。業。如

徐音機。有典。馬本作五典。分符。問反。有庸。馬本作五庸。衷。音中。正義曰。阜陶旣言用事上之所爲。下必效之。無教在下爲逸豫貪欲之事。是有國之常道也。爲人君當兢兢然戒慎。業業然危懼。言當戒慎。一日二日之間。而有萬種幾微之事。皆須親自知之。不得自爲逸豫也。萬幾事多。不可獨治。當立官以佐己。無得空廢衆官。使才非其任。此官乃是天官。人其代天治之。不可以天之官而用非其人。又言典禮德刑。皆從天出。天次敘人倫。使有常性。故人君爲政。當勅正我父母兄弟子五常之教。教之使五者皆惇厚哉。天又次敘爵命。使有禮法。故人君爲政。當奉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接之使五者皆有常哉。接以常禮。當使同敬合恭而和善哉。天又命用有九德。使之居官。當承天意爲五等之服。使五者尊卑彰明哉。天又討治有罪。

使之絕惡。當承天意爲五等之刑。使五者輕重用法哉。
典禮德刑無非天意。人君居天官聽治政事。當須勉之哉。
傳正義曰。母者禁戒之辭。人君身爲逸欲。下則效之。是以禁人君使不自爲耳。不爲逸豫貪欲之教。是有國者之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謂天下爲國。詩云生此王國之類是也。釋訓云。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戒必慎。危必懼。傳言慎懼以足之。易繫辭云。幾者動之微。故幾爲微也。一日二日之閒。微者乃有萬事。言當戒慎萬事之微。微者尚有萬則。大事必多矣。且微者難察。察則勞神。以言不可逸耳。馬王皆云。一日二日猶日也。曠之爲空。常訓也。位非其人。所職不治。是爲空官。天不自治。立君乃治之。君不獨治。爲臣以佐之。下典禮德刑無非天意者。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是言人當代天治官。官則天之官。居天之官。代天爲治。苟非其人。不堪此任。人不可以天之官而私。非其才。王肅云。天不自下治之。故人代天居之。不可不得其人也。天敘有典。有此五典。卽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是也。五者人之常性。自然而有。但人性有多少耳。天次敘人之常性。使之各有分義。宜也。令此義慈友恭孝各有定分。合於事宜。此皆出天然是爲天次敘之。天意既然。人君當順天之意。勑正我。

五常之教。使合於五者皆厚。以教天下之民也。五常之教。人君爲之。故言我也。五教徧於海內。故以天下言之。庸常釋詁文。又云自由也。由是用故。自爲用也。天次敍有禮。謂使賤事貴。卑承尊。是天道使之然也。天意旣然。人君當順天意。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使之貴賤有常也。此文主於天子。天子至於諸侯。車旗衣服國家禮儀饗食燕好。饗餼殮牢。禮各有次。秩以接之。上言天敍。此云天秩者。敍謂定其倫次。秩謂制其差等。義亦相通。上云勑我。此言自我者。五典以教下民。須勑戒之。五禮以接諸侯。當用我意。故文不同也。上言五惇。此言五庸者。五典施於近親。欲其恩厚。五禮施於臣下。欲其有常。故文異也。王肅云。五禮謂王公卿大夫士。鄭玄云。五禮天子也。諸侯也。卿大夫也。士也。庶民也。此無文可據。各以意說耳。衷之爲善。常訓也。故左傳云。天誘其衷。說者皆以衷爲善。此文承五禮之下。禮尚恭敬。故以五禮正諸侯。使同敬合恭而和善也。鄭玄以爲并上典禮。共有此事。五典室家之內務在相親。非復言以恭敬。恭敬惟爲五禮而已。孔言是也。益稷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汝明是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之服也。其尊卑采章各異。於彼傳具之。天命有德。使之居位。命有貴

賤之倫位有上下之異。不得不立名以此等之象物以彰之。先王制爲五服。所以表貴賤也。服有等差。所以別尊卑也。

天聰明。自我民聰明。

傳

言天因民而降之福。民所歸者。

天命之。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傳

天明可畏。亦用民成其威。民所叛者。天討之。是

天明可畏之効。達于上下。敬哉有土。

傳

言天所賞罰。惟

善惡所在。不避貴賤。有土之君。不可不敬懼。臯陶曰。朕

言惠可底行。

傳

其所陳九德以下之言。順於古道。可致

行。禹曰。俞。乃言底可績。

傳

然其所陳。從而美之。日。用汝

言。致可以立功。臯陶曰。予未有知思。曰。贊贊襄哉。

傳

言

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徒亦贊奏上古行事而言。

之。因禹美之。承以謙辭。言之序。

言義

畏。如字。徐音威。馬本作威。知。如字。徐

音智。思。如字。徐音息。吏反。襄。息羊反。上也。馬云。因也。案爾雅作儂。因也。如羊反。

疏

正義曰。此承上懋哉之下

言所勉之者。以天之聰明。視聽觀人。有德用。我民以爲耳目之聰明。察人言善者。天意歸賞之。又天之明德可畏。天威者。用我民言惡而叛之。因討而伐之。成其明威。天所賞罰。達於上下。不避貴賤。故須敬哉。有土之君。臯陶旣陳此戒。欲其言入之。故曰。我之此言。順於古道。可致行。不可忽也。禹卽受之。曰然。汝言用而致可以立功。重其言。以深戒帝。臯陶乃承之。以謙曰。我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我所言曰。徒贊奏上古所行而言之哉。非已知思。而所自能。是其謙也。傳正義曰。皇天無心。以百姓之心爲心。此經大意。言民之所欲。天必從之。聰明謂聞見也。天之所聞見。用民之所聞見也。然則聰明直是此聰明。是天降之福。此卽秦誓所云。天聽自我民聽。天視自我民視。故民所歸者。天命之。大而言之。民所歸就。

天命之爲天子也。小而言之。雖公卿大夫之任。亦爲民所歸向。乃得居之。此文主於天子。故言天視聽人君之行。用民爲聰明。戒天子使順民心。受天之福也。上句有賞罰。故言天所賞罰。不避貴賤。此之達於上下。言天子亦不免也。喪服鄭玄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卽此有士可兼大夫以上。但此文本意實主於天子。戒天子不可不敬懼也。臯陶自言可致行禹言致可續。此承而爲謙。知其自言未有所知。未能思致於善也。思字屬上句。王肅云。贊贊猶贊奏也。顧氏云。襄上也。謂贊奏上古行事而言之也。經云曰者。謂我上之所言也。傳不訓襄爲上。已從襄陵而釋之。故二劉竝以襄爲因。若必爲因。孔傳無容不訓其意。言進習上古行事。因贊成其辭而言之也。傳雖不訓襄字。其義當如王說。臯陶慮忽之。自云言順可行。因禹美之。卽承謙辭一揚一抑。言之次序也。鄭玄云。贊明也。襄之言暢。言我未有所知。所思徒贊明帝德。暢我忠言而已。謙也。

尚書注疏卷三

按察使銜兼署廣東按察使鹽運使臣鍾謙鈞恭校刊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大禹臯陶謨序傳大禹謀九功臯陶謀九德○

臣召南

按九功爲萬古治民之經九德爲萬古官人之準六
府三事箕子所陳洪範原于此矣三德六德周公所
陳立政原于此矣又按史記夏本紀祇載臯陶謨則
漢志謂司馬遷從安國問古文亦未必然也

儆戒無虞○朱子曰儆古文作敬開元改經文

水火金木土穀惟修疏此以相剋爲次○王炎曰水以
制火火以鍊金金以治木木以墾土土以生穀此六
府之序也

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傳正德以率下○臣浩按傳解正

德稍差若說正德以率下當在修和府事之上不當與利用厚生竝列也宋儒解以正民之德方與經義相合

勸之以九歌○蘇軾曰古之治民者於其勤苦之事則歌之使忘其勞九功之歌意其若幽詩也歟朱子曰九歌今忘其詞恐是君臣相戒如賡歌之類此便是作韶樂之本臣召南按舜時韶樂后夔典之至其所以作樂之由則在大禹此文九歌卽周官大司樂所謂九德之歌九聲之舞者也故史記曰禹乃興九招

之樂致異

聲樂也

人心惟危道、

治天下不

心之微注

疏立君所

以民心解

下卽言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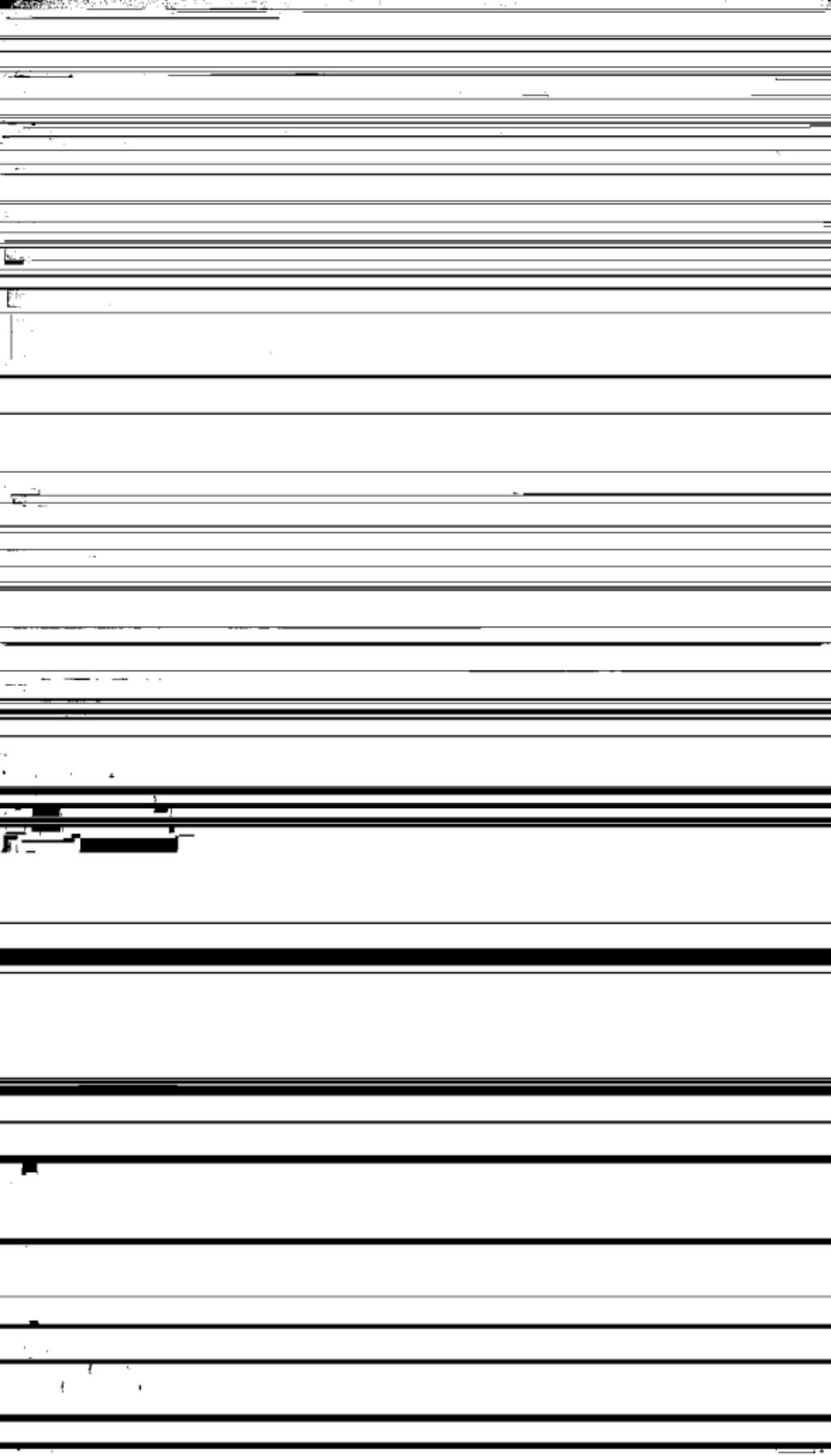
人欲天理

受命於神宗

堯之所從受天下者文祖舜之所從受天下者神宗
受天下於人必告於其人之所從受者禮曰有虞氏
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則神宗爲堯明矣臣
召南按孔傳及疏但言是舜之宗廟不言是誰亦闕
疑之義然蘇氏直指帝堯確已

禹乃會羣后誓於師曰疏告誓於衆○告誓監本訛告
書又不恭敬王命訛至命今並改正

又疏舜受終之後萬事皆舜主之舜自巡狩不稟堯
命○臣召南按舜之巡狩恐亦是稟承堯命非自專
也舜曰觀羣后禹日會羣后其爲攝位一耳



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疏馬融云禹爲父隱故不言鯀也○臣浩按馬融說史記注引之作康成語

彰厥有常吉哉○王應麟曰臯陶言彰厥有常吉哉周公言庶常吉士召公言吉士吉人帝王用人之道一言以蔽之曰吉舜所舉曰元曰愷吉德之實也

天敎有典勑我五典五惇哉天秩有禮自我五禮有庸哉傳天次秩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五等之禮以接之○呂祖謙曰典禮出於天天命之謂性也曰惇曰庸修道之謂教也時瀾曰命德討罪皆不云我者見賞罰之純乎天也臣召南按聖學言天言性俱始

於臯陶謨孔傳以公侯伯子男五等解五禮未確五
典卽五倫五禮卽五典之品式節文我惇我庸卽經
綸天下之大經也若五等爵列下文五服五章中已
該括矣

天明畏自我民明威○王應麟曰古文天明畏自我民
明畏今文下畏字作威蓋衛包所改也

尚書注疏卷三考證

尚書注疏卷四

漢孔氏傳 唐陸德明音義 孔穎達疏

虞書

益稷

益稷

傳

禹稱其人。因以名篇。

疏

傳正義曰。禹言暨益稷是禹稱其

人二人佐禹有功。因以此二人名篇。旣美大禹。亦所以彰此二人之功也。禹先言暨益故益在稷上。馬鄭王所據書序。此篇名爲棄稷。棄稷一人不官。言名又言官。是彼誤耳。又合此篇於臯陶謨。謂其別有棄稷之篇。皆由不見古文妄爲說耳。

帝曰來禹汝亦昌言

傳

因臯陶謨九德。故呼禹使亦陳

當言。禹拜曰都。帝子何言。子思日孜孜。傳拜而歎辭。不言。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思日孜孜。不怠奉承臣功。

而已。臯陶曰。吁。如何。傳問所以孜孜之事。禹曰。洪水滔

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昏墊。

傳

言天下民昏瞀墊溺。皆

困水災。予乘四載。隨山刊木。

傳

所載者四。謂水乘舟。陸

乘車。泥乘轎。山乘櫟。隨行九州之山林。刊槎其木。開通

道路。以治水也。暨益奏庶鮮食。

傳

奏謂進於民鳥獸。新

穀曰鮮。與益槎木。獲鳥獸。民以進食。予決九川。距四海。

濬畎澮距川。

傳

距至也。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海。一畝之

閒。廣尺深尺。曰畎。方百里之間。廣二尋深二仞。曰澮。澮

畎深之至川。亦入海。暨稷播奏庶艱食鮮食。

傳

艱難也。

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民播種之。決川有魚鼈。使民鮮

食之懋遷有無化居。傳化易

天下徙有之無魚鹽徙山林。

烝民乃粒萬邦作乂。傳言禹
臯陶曰俞師汝昌言。

傳言禹

注禹功甚當之當同。本亦作
言善言也。思徐如字。又息吏

念反。稽音務。一音茂。本或作
安反。輜音務。

漢書作櫬。如
虔云。本櫬形如木箕。擿行泥

子絕反。櫟力追反。史記作橋。
足反。行下孟反。槎七雅反。下

暨其器反。鮮音仙。馬云鮮生
犬反。滄故外反。廣光浪反。深

閑反。馬本作根。云根生之食
反。懋音茂。鹽余廉反。悉之丞
粒音立。治直吏反。下同。

汝亦宜陳其當言禹拜曰嗚呼帝臯陶之言旣已美矣我更何所言我之所思者每日孜孜勤於臣職而已臯陶怪禹不言故謂之曰吁問其所以孜孜之事如何禹曰往者洪水漫天浩浩然盛大包山上陵下民昏惑沈溺皆因水災我乘舟車輶櫬等四種之載隨其所往之山槎木通道而治之與益所進於人者惟有槎木所獲衆鳥獸鮮肉爲食也我又通決九州名川通之至於四海深其畎澗以至於川水漸除矣與稷播種五穀進於衆人難得食處乃決水所得魚鼈鮮肉爲食也人旣皆得食矣又勸勉天下徙有之無交易其所居積於是天下衆人乃皆得米粒之食萬國由此爲治理之政我所言孜孜者在此也臯陶曰然可以爲師法者是汝之當言傳正義曰上篇臯陶謀九德此帝呼禹令亦陳當言亦者亦臯陶也明上篇臯陶雖與益相應其言亦對帝言也上傳云臯陶爲帝舜謀者以此而知也旣已拜而歎必有所美復辭而不言是知欲使帝重臯陶所陳言已無以加也王肅云帝在上臯陶陳謀於下已備矣我復何所言乎是也旣無所言故言已思惟日孜孜不敢怠惰奉成臣職而已孜孜者勉功不怠之意督者眩惑之意故言督督是下濕之名故爲溺也言天下之人遭之

此大水。精神昏瞀迷惑。無有所知。又苦沉溺。皆因此水災也。鄭云。昏沒也。摯陷也。禹言洪水之時。人有沒陷之害。史記河渠書云。夏書曰。禹湮洪水十三年。三過家不入門。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檣。音蘊。山行卽橋。丘行遙反。徐廣曰。橋一作輦。几玉反。輦直轅車也。戶子云。山乘櫟。泥行乘蘊。子絕反。漢書溝洫志云。泥行乘毳。山置泥上。以通行路也。慎子云。爲毳者。患塗之泥也。應劭云。榻或作櫟。爲人所牽引也。如淳云。榻謂以鐵如錐頭。長半寸。施之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韋昭云。榻木器也。如今舉牀。人舉以行也。此經惟言四載。傳言所載者四。同彼史記之說。古書尸子慎子之徒。有此言也。輶與毳。字體改易。說者不同。未知孰是。禹之施功。本爲治水。此經乃云隨山刊木。刊木治水。故知奏謂進食於人也。禮有鮮魚腊。以其新殺。鮮治水。故名爲鮮。是鳥獸新殺曰鮮。魚鼈新殺亦曰鮮也。此承山下。故爲鳥獸。下承水後。故爲魚鼈。其新殺之意。同

獲禽獸人以進食距者相抵之名故爲至也非是名川人爲溝洫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耦之伐廣尺深尺謂之畎田首倍之廣二尺深二尺謂之遂九夫爲井井間尺廣四尺深四尺謂之溝方十里爲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謂之洫方百里爲同同間廣二尋深二仞謂之澮是畎遂溝洫澮皆通水之道也以小注大故從畎遂溝洫乃以入澮澮入於川川入於海是畎內之水亦入海也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先言決川至海後言澮畎至川者川旣入海然後澮得入川故先言川也艱難也釋詁文禹主治水稷主教播種水害漸除則有可耕之地難得食處先須敎導以救之故云衆難得食處則與稷教人播種之易得食處人必自能得之意在救人艱危之厄故舉難得食之處以言之於時雖漸播種得穀猶少人食未足故決川有魚鼈使人鮮食之言食魚穀功在於種穀不工種菜蔬也言后稷種菜蔬艱厄之食傳記未有此言也變化是改易之意故化爲易也居謂所宜居積者近水者居魚鹽近山者居林木也勉勸天謂

下徙有之無者。謂徙我所有。往彼無鄉。取彼所有。以濟我之所無。魚鹽徙山林。木徙川澤。交易其所宜居。積言此遷者。謂將物去。不得空取彼物也。王肅云。易居者不得空去。當滿而去。當滿而來也。說文云。粒。粧也。今人謂飯爲米粧。遺餘之飯。謂之一粒兩粒。是米食曰粒。言是用米爲食之名也。人非穀不生。政由穀而就。言天下由此穀爲治政之本也。君子之道。以謙虛爲德。禹盛言己功者。爲臣之法。當孜孜不怠。自言己之勤苦。所以勉勸人臣。非自伐也。

禹曰。都帝慎乃在位。帝曰。俞。傳然禹言受其戒。禹曰。安汝止。惟幾惟康。其弼直。傳言慎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念慮幾微。以保其安。其輔臣必用直人。惟動不應溪志。志以昭受上帝。天其申命用休。傳昭明也。非但人應之。傳溪待也。帝先安所止。動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

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又重命用美。帝曰。吁。臣哉鄰哉。

鄰哉臣哉禹曰。俞。

傳

鄰近也。言君臣道近。相須而成。

音

義

好呼報反惡烏路反。又竝如字應應對

疏

正義曰禹以臯陶然

之應。溪胡啟反。施始。政反。重直用反。

以臯陶然

已因歎而戒。帝曰。嗚呼。帝當謹慎。汝所在之位。帝受其

戒。然禹又戒。帝曰。若欲慎汝在位。當須先安定汝心。

好惡所止。念慮事之微細。以保安其身。其輔弼之臣。必

用正直之人。若能如此。惟帝所動。則天下大應之。以待

帝志。以明受天之報施。天其重命。帝用美道也。帝以禹

言已重。乃驚而言曰。吁。臣哉近哉。臣當親近君也。近哉

臣哉。君當親近臣也。言君臣當相親近。共與成政道也。

禹應帝曰然。言君臣宜相親近也。傳正義曰此禹重戒

帝覆上慎。乃在位。當先安。好惡所止。謂心之所止。當止

好。不。止。惡。言惡以形好也。大學云。爲人君止於仁。爲人

臣。止於敬。好惡所止。謂此類也。傳意以上。惟爲念。下惟

爲辭。故云念慮幾微。然後以保其好惡所安寧耳。溪待

釋詁文。帝先能自安所止。心之所止。止於好事。其有舉

動。發號出令。則天下大應之。順命以待帝志。謂靜以待

命有命則從也。堯典已訓昭爲明。此重訓詳之。皇天無親。惟德是輔。人之所欲。天必從之。帝若能安所止。非但人歸之。又乃明受天之報施。天下太平。祚胤長遠。是天之報施也。天又重命用美。謂四時和祥。瑞臻之類也。或當前後非一。故傳言又也。周禮五家爲鄰。取相近之義。故鄰爲近也。禹言君當好善。帝言須得臣力。再言鄰哉。鄰哉。汝當爲我臣哉。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

帝曰。臣作朕股肱耳目。

傳

言大體若身。子欲左右有民。

汝翼。

傳

左右助也。助我所有之民。富而教之。汝翼成我。

予欲宣力四方。汝爲。

傳

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

予欲觀古人之象。

傳

欲觀示法象之服制。日月星辰山。

龍華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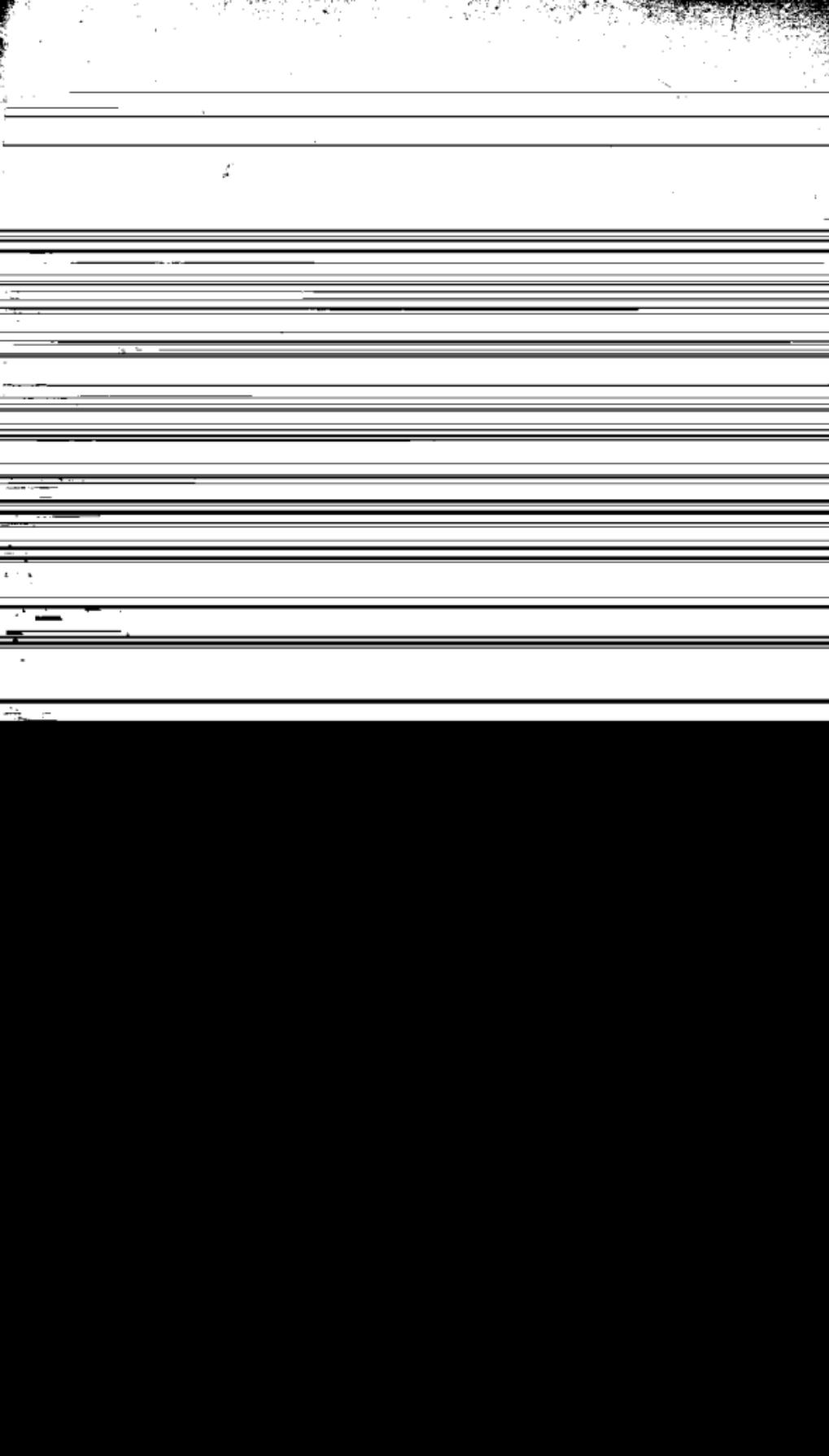
傳

日月星爲三辰。華象草華。蟲雉也。畫三辰山。

龍華蟲於衣服旌旗。作會。宗彝。

傳

會五采也。以五采成。



輔正我。無得面從我違。而退後有言我不可彌。欽四鄰。

庶禎讒說。若不在時。

傳

四近前後左右之臣。勑使敬其職。

衆禎愚讒說之人。若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當察之。俟以明之。撻以記之。

傳

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

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書用識哉。欲竝生哉。

傳

書

識其非。欲使改悔。與其竝生。工以納言。時而颶之。

傳

工

樂官。當誦詩以納諫。當是正其義而颶道之。格則承之庸之。否則威之。

傳

天下人能至于道。則承用之任以官。

不從教。則以刑威之。

首義

股音古。肱古弘反。觀舊音官。又官喚反。蟲直弓反。會胡對

反。馬鄭作繪。舞音夷。馬同。鄭云。宗舞虎也。藻音早。本又作藻。粉米說文作𦵹。𦵹徐本作𦵹。音米。𦵹音甫。白與黑。

謂之黼黻。音弗。黑與青謂之黻綸。徐勑私反。又勑其反。馬同。鄭陟里反。刺也。繡音秀。背音佩。袞工本反。僭子念反。出如字。又勑遂反。注同。納如字。又音內。撻他未反。又他達反。笞勒疑反。颺音揚。否方有反。徐音鄙。任汝鳩反。

疏 正義曰。帝以禹然己言。又說須臣之事。作我股肱耳目。言已動作視聽皆由臣也。我欲助我所有之人。使之家給人足。汝當翼贊我也。我欲布陳智力於天下。四方爲立治之功。汝等當與我爲之。我欲觀示君臣上下。以古人衣服之法象。其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合五采而畫之。又畫山龍華蟲於宗廟彝樽。其藻火粉米黼黻於絲葛而刺繡。以五種之采。明施於五色。制作衣服。汝當爲我明其差等而制度之。我欲聞知六律和五聲。播之於八音。以此音樂察其政治與忽怠者。其樂音又以出納五德之言。汝當爲我聽審之。我有違道。汝當以義輔成我。汝無得知我違非而對面從我。退而更有言。云我不可輔也。既言其須臣之力。乃總勑之。敬其職事哉。汝在我前後左右。四旁鄰近之臣也。其衆類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者。汝當察之。以法行射侯之禮。知其善惡。以明別之。行有不使者。又撻其身。以記之。書其過者。以識之。所以撻之書之者。冀其

改悔欲與竝生活哉。工樂之官以納諫言於上。當是正其義而顯揚之。使我自知得失也。又總言御下之法。天下之大。有能至於道者。則當承受而進用之。當任以官也。不從教者。則以刑罰威之。當罪其身也。此等皆汝臣之所爲。傳正義曰。言大體若身。君爲元首。臣爲股肱。耳目大體。如一身也。足行手取。耳聽目視。身雖百體。四者爲大。故舉以爲言。鄭玄云。動作視聽。皆由臣也。釋詁云。左右助慮也。同訓爲慮。是左右得爲助也。立君所以牧人。人之自營生產。人君當助救之。論語稱孔子適衛。欲先富民而後教之。故云。助我所有之民。欲富而教之也。君子施教。本爲養人。故先云。助人。舉其重者。以其爲人。事重當須翼成。故言汝翼。次顯君施教化。須臣爲之。故言汝爲。次明衣服上下。標顯尊卑。故云汝明。次云六律五聲。故云汝聽。各隨事立文。其實不異。詩云。四方于宣。論語云。陳力就列。是布功用力。故言布力立治之功。汝羣臣當爲之。觀示法象之服制者。謂欲申明古人法象之衣服。垂示在下。使觀之也。易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象物制服。蓋因黃帝以還。未知何代。而具采章。舜言已欲觀古。知在舜之前耳。桓二年左傳云。三辰旛旂。昭其明也。三辰謂此日月星也。故日月星爲三辰。

癸有冕所云月前辰知令雉北又司之次所伯以辰同治

也。要其文稱王被服袞冕。非魯事也。或當二代天子衣上亦畫三辰。自龍章爲首而使袞統名耳。禮文殘缺。不可得詳。但如孔解舜時天子之衣畫日月耳。鄭玄亦以爲然。王肅以爲舜時三辰卽畫於旌旗。不在衣也。天子山龍華蟲耳。會者合聚之名。下云以五采彰施於五色。作服知會謂五色也。禮衣畫而裳繡五色備。謂之繡。知畫亦備五色。故云以五采成此畫焉。謂畫之於衣。宗彝文承作會之下。故云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知不以日月星爲飾者。孔以三辰之尊。不宜施於器物也。周禮有山罍龍勺。雞彝鳥彝。以類言之。知彝樽以山龍華蟲爲飾。亦畫之以爲飾也。周禮彝器所云犧象雞鳥者。鄭玄皆爲畫飾。與孔意同也。周禮彝器無山龍華蟲爲飾者。帝王革易所尚不同。故有異也。詩云魚在藻。是藻爲水草。草類多矣。獨取此草者。謂此草有文故也。火爲火字。謂刺繡爲火字也。考工記云。火以圓。鄭司農云。謂圓形似火也。鄭玄云。形如半環。然記是後人所作。何必能得其真。今之服章繡爲火字者。如孔所說也。粉若粟冰者。粉之在粟。其狀如冰。米若聚米者。刺繡爲文。類聚米形也。黼若斧形。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黼。釋器云。斧謂之黼。孫炎云。黼文如斧形。蓋半白半黑似斧刃。

白而身黑。黻謂兩己相背。謂刺繡爲己字。兩己字相背也。考工記云。黑與青謂之黻。刺繡爲兩己字。以青黑線繡也。詩葛覃云。爲絲爲綯。是絲用葛也。玉藻云。浴用巾。上緜下綯。曲禮云。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緜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綯皆以緜貴而綯賤。是緜精而綯麤。故葛之精者曰緜。五色備謂之繡。考工記文也。計此所陳皆述祭服。祭服玄纁爲之。後代無用緜者。蓋於時仍質暑月染絲爲纁。而繡之以爲祭服。孔以華象草華蟲雜則合。華蟲爲一。周禮鄭玄注亦然。則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六章畫於衣也。藻火粉米黼黻六章繡於裳也。天之大數不過十二。故王者制作皆以十二象天也。顧氏取先儒等說。以爲日月星取其照臨。山取能興雲雨。龍取變化無方。華取文章。雉取耿介。顧氏雖以華蟲爲二。其取象則同。又云藻取右文。火取炎上。粉取潔白。米取能養。黼取能斷。黻取善惡相背。鄭玄云。會讀爲繪。宗彝謂宗廟之鬱鬯樽也。故虞夏以上。蓋取虎彝雌彝而已。粉米。白米也。緜讀爲黹黹。紵也。自日月至黼黻凡十二章。天子以飾祭服。凡畫者爲繪。刺者爲繡。此繡與繪各有六。衣用繪。裳用繡。至周而變之。以三辰爲旛旗。謂龍宗彝爲毳。或損益上下。更其等差。鄭意以華蟲爲。

一。粉米爲一。加宗彝謂虎蜋也。周禮宗廟彝器有虎彝
雖彝故以宗彝謂虎蜋也。此經所云凡十二章日也。月
彝也。星也。山也。龍也。華蟲也。六者畫以作繪施於衣也。宗
彝也。藻也。火也。粉米也。黼也。黻也。此六者紝以爲繡施
之於裳也。鄭玄云至周而變易之。損益上下更其等差。
周禮司服之注具引此文乃云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登
也。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畫於旌旗。冕服九章。登
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曰龍。次二
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繡。
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以絲爲繡。
則袞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
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毳畫虎蜋。謂宗彝也。其衣三章。
裳二章。凡五也。是鄭以冕服之名。皆取章首爲義。袞
九章。以龍爲首。龍首卷然。故以袞爲名。鷩冕七章。華蟲
爲首。華蟲卽鷩雉也。毳冕五章。虎蜋爲首。虎蜋毛淺。毳
是亂毛。故以毳爲名。如鄭此解。配文甚便。於繺繡之義
總爲消帖。但解宗彝爲虎蜋。取理太迥。未知所說誰得
經旨。此言作服。汝明故傳辯其等差。天子服日月而下。
十二章。諸侯自龍袞而下至黼黻八章。再言而下。明天
子諸侯皆至黼黻也。士服藻火二章。大夫加粉米四章。

孔注上篇五服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則卿與大夫不
同當加之以黼黻爲六章孔略而不言孔意蓋以周禮
制諸侯有三等之服此諸侯同八章者上古朴質諸侯
俱南面之尊故合三爲一等且禮諸侯多同爲一等故
雜記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左傳云天子七月而葬諸
侯五月而葬是也孔以此經上句日月星辰山龍華蟲
尊者在上下句藻火粉米黼黻尊者在下黼黻尊於粉
米粉米尊於藻火故從上以尊卑差之士服藻火大大
加以粉米并藻火爲四章馬融不見孔傳其注亦以爲
然以古有此言相傳爲說也蓋以衣在上爲陽陽統於
上故所尊在先裳在下爲陰陰統於下故所重在後詩
稱玄袞及黼顧命云麻冕黼裳當以黼爲裳故首舉黼
以言其事如孔說也天子諸侯下至黼黻大夫粉米兼
服藻火是上得兼下也士不得服粉米大夫不得服黼
黻是下不得僭上也訓彰爲明以五種之采明制於五
色作尊卑之服汝當分制之令其勿使僭濫也鄭玄
云性曰采施曰色以本性施於繪帛故云以五采施於五
五色也鄭云作服者此十二章爲五服天子備有焉公
自山龍而下侯伯自華蟲而下子男自藻火而下卿大
夫自粉米而下亦是以意說也此云作服惟據衣服所

以經有宗彝及孔云旌旗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者。但此雖以服爲主。上旣云古人之象。則法象分在器物。皆悉明之。非止衣服而已。旌旗器物。皆是采飾。彼服以明尊卑。故總云作服。以結之。欲以六律和聲音。在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此經大意。令臣審聽樂音。察世之治否。以報君也。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八物各出其音。謂之八音。八音之聲。皆有清濁。聖人差之。以爲五品。宮商角徵羽。謂之五聲。五聲高下。各有所準。則聖人制爲六律。與五聲相均。作樂者。以律均聲。聲從器出。帝言我欲以六律和彼五聲。八音以此樂之音。聲察世之治否。詩序云。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此則聽聲知政之道也。言今聽作樂。若其音安樂和平。則時政辨治而修理也。若其音怨怒乖離。則時政忽慢而怠惰也。是用樂之聲音。察天下治理。及忽怠者也。知其治理。則保以修之。知其忽怠。則改以修之。此治理忽怠。人君所願聞也。又樂之感人。使和易調暢。若樂音合度。則言必得理。以此樂音出納仁義禮智信五德之言。乃君子發言。合彼五德。施之於人。可以成其教化。是出五言也。人之五言。合彼五德。歸之於君。可以成諷諫。是納五言也。君言可以利民。民言可以益君。是言之善惡。由樂

音而知也。此言之善惡亦人君之所願聞也。政之理忽
言之善惡皆是上所願聞。欲令察知以告己。得守善而
改惡。故帝令臣汝當爲我聽審之也。六律六呂當有十
二。惟言六律者。鄭玄云。舉陽陰從可知也。傳以五言爲
五德之言者。漢書律歷志稱五聲播於五常則角爲仁。
商爲義。徵爲禮。羽爲智。宮爲信。志之所稱必有舊說也。
言五聲與五德相協。此論樂事而云出納五言。知是出
納五德之言也。樂音和則五德之言得其理。音不和則
五德之言違其度。故亦以樂音察五言也。帝之此言自
說臣之大法於舜所聽。使聽韶樂也。襄二十九年左傳
吳季札見舞韶樂而歎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
疇也。如地之無不載也。然則韶樂盡善盡美。有理無忽。
而并言忽者。韶樂自美耳。樂採人歌爲曲。若有怠忽。則
音辭亦有焉。故常使聽察之也。問命云。惟予一人無良
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知四近謂前後左右
四者近君之臣。勑使敬其職也。更欲告以此下之辭。
故勑之。衆頑愚讒說之人。若有所行不在於是而爲非
者。當察之知其非。乃撻之書之。此與以下發端也。庶頑
讒說謂朝廷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四近之臣。普謂
當無讒說之人。故設爲大法。戒慎之耳。舜之朝廷。

近君之臣耳。無常人也。鄭玄以四近爲左輔右弼。前疑後承。惟伏生書傳有此官也。禮射皆張侯射之。知侯以明之。當行射侯之禮。以明善惡之教。射禮有序。賓以賢。詢衆擇善之義。是可以明善惡也。笞撻不是者。使記識其過。謂過輕者也。大罪刑殺之矣。古之射侯之士。無以言之。案周禮司裘云。王大射。則供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供熊侯。豹侯。卿大夫。則供麋侯。皆設其鵠。鄭玄注云。五十弓。方一丈。鄭又引梓人爲侯。廣與崇方三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丈八之侯。鵠方六尺。丈四之侯。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一丈之侯。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此皆大射之侯也。射人云。王以六耦射三侯。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二正士。以三耦射。紂侯。二正。鄭玄注云。五正者。五采。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三正者去玄黃。二正者去白蒼。而畫以朱綠。此賓射之侯也。鄭以賓射三侯。步數高廣。與大射侯同。正大如鵠。司裘及射人所云諸侯者。謂圻內諸侯。若圻外諸侯。則儀禮大射云。大侯九十弓。熊侯七十弓。豹侯五十弓。皆以三耦。其賓射則無文。若天子已下之燕。

射案鄉射記云。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
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熊侯已下同五十弓。卽
侯身高一丈。君臣共射之。書識其非。亦是小過者也。欲
立生哉。總上三者。侯以明之。撻以記之。書用識哉。皆是
欲其改悔。與無過之人。共立生也。禮通謂樂官爲工。知
工是樂官。則周禮大師瞽矇之類也。樂官掌頌詩言以
納諫。以詩之義理或微。人君聽之。若有不悟。當正其義
而揚道之。揚舉也。舉而道向君也。言承之用之。則此人
未在官也。故言謂天下民必也能至於道。卽賢者。故承
用之而任以官也。否謂不從教者。則以刑威之。而罪其
身也。臣過必小。故撻之。書
之。人罪或大。故以刑威之。

禹曰。俞哉帝光天之下。至于海隅蒼生。

傳

光天之下。至

于海隅。蒼蒼然生草木。言所及廣遠。萬邦黎獻。共惟帝
臣。惟帝時舉。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傳獻賢也。
萬國衆賢。其爲帝臣。帝舉是而用之。使陳布其言。明之。

皆以功大小爲差。以車服旌其能用之。誰敢不讓。敢不

敬應。

傳

上惟賢是用。則下皆敬應。上命而讓善。帝不時。

敷同日奏固功。

傳

帝用臣不是。則遠近布同。而日進於

無功。以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

好。

傳

丹朱。堯子。舉以戒之。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

傳

傲

戲而爲虐。無晝夜。常額額肆惡無休息。罔水行舟。朋淫

傳

于家用。殄厥世。

傳

朋羣也。丹朱習於無水陸地行舟。言

無度。羣淫於家。妻妾亂。用是絕其世。不得嗣。予創若時。

娶于塗山。辛壬癸甲。

傳

創懲也。塗山國名。懲丹朱之惡。

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不以私害公。啓呱呱而

泣。子弗予。惟荒

聞啓泣聲。不暇

服。至于五千州。

五百里。四方相

三萬人功。九州一

迫也。言至海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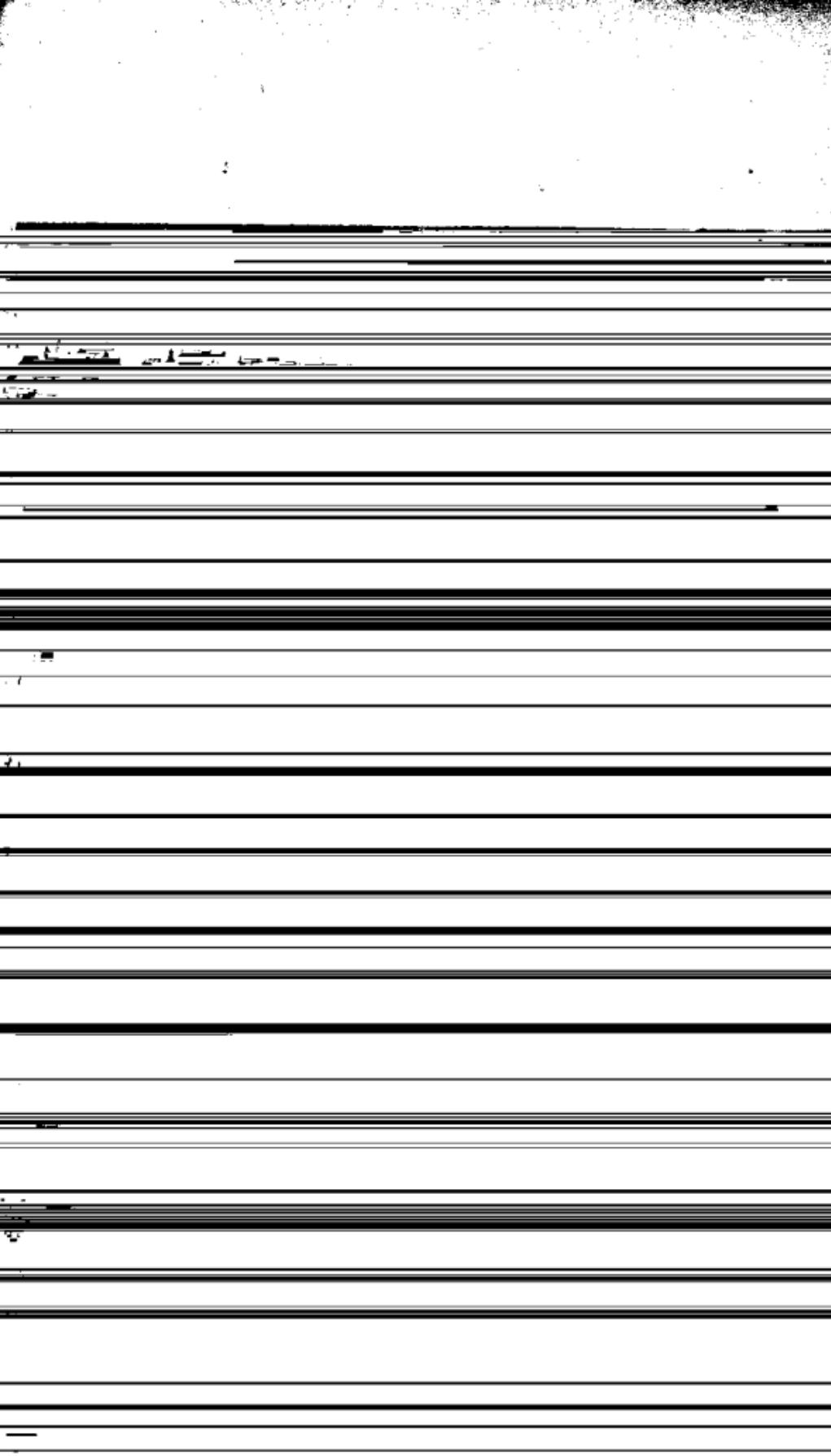
以相統治。以獎

傳九州五長。各

分別。帝曰。迪朕

汝治水之功有

呼報反。傲虐之傲。五羔反。徐五報反。注同。領五客反。殄
徒現反。娶促住反。復扶又反。呱音孤子。如字。鄭將吏反。
度徒洛反。至于五千馬。云面五千里爲方萬里。鄭云五
服已五千。又弼成爲萬里。州十有二師。二千五百人爲
師。鄭云師長也。要一遙反。薄蒲各反。徐扶疏正義曰禹
各反。長之丈反。五長衆官之長別。彼列反。疏既得帝言
乃答帝曰然。旣帝之任臣。又言當擇人。充滿大天之下。
旁至四海之間。蒼蒼然生草木之處。皆是帝德所及其
內有萬國衆賢。皆共爲帝臣。言其可用者甚衆也。帝當
就是衆賢之內。舉而用之。其舉用之法。各使陳布其言
納受之。以其言之所能。從其所能而驗試之。明顯衆人
所能。當以功之大小。旣知有功。乃賜之以車服。以表其
功用。有能用帝以此法用人。卽在下之人。知官不妄授。必
用度才能而使之。如此誰敢不讓有德。敢不敬應帝命
而推先善人也。若帝用臣不是。不嘗試驗。不知臧否。則
羣臣遠近。徧布同心。而日進無功之人。旣戒帝擇人。又
勸帝自勤。無若丹朱之傲。惟慢亵之遊。是其所好。傲戲
而爲虐。是其所爲。爲此惡事。不問晝夜。而頷頷然恒爲
之無休息。又無水而陸地行舟。羣朋淫泆於室家之内。
用此之故。絕其世嗣。不得居位。我本創丹朱之惡。若是



以言考功。在下知帝不分別善惡。則無遠近偏布同心。日進於無功之人。由其賢愚竝位。優劣共流故也。敷是布之義。故言遠近布同。同心妄舉也。漢書律歷志云。堯讓舜。使子朱處於丹淵。爲諸侯。則朱是名。丹是國也。詩美衛武公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丹朱反之。故倣戲而爲虐也。領是不休息之意。肆謂縱恣也。晝夜常領領然。縱恣爲惡。無休息時也。朋輩與羣聚義同。故朋爲羣也。聖人作車以行陸。作舟以行水。丹朱乃習於無水而陸地行舟。言其所爲惡事無節度也。此乃稟受惡性。習惡事也。鄭玄云。丹朱見洪水時人乘舟。今水已治。猶居舟中。領使人推行之。案下句云。予創若時。乃勤治水。則丹朱行舟之時。水尚未除。非效洪水之時人乘舟也。羣淫於家。言羣聚妻妾。恣意淫之。無男女之別。故言妻妾亂也。用是之惡。故絕其世位。不得嗣父也。此用殄厥世一句。禹旣見世絕。今始言之。以明行惡之驗。此句非禹所創。創之者創其行之惡耳。創與懲。皆是見惡自止之意。故云創懲也。哀七年左傳云。禹會諸侯於塗山。杜預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塗山國名。蓋近彼山也。娶于塗山。言其所娶之國耳。非就妻家見妻也。懲丹朱之惡。故不可不勤。故辛日娶妻。至于甲日復往治水。孔云。

復往則已。嘗治水而輟事成昏也。鄭玄云：登用之年，始娶于塗山氏。三宿而爲帝所命治水。鄭意娶後始受帝命。娶前未治水也。然娶後始受帝命。當云聞命卽行。須計辛之與甲日數多少。當如孔說。輟事成昏也。此時禹父新殛而得爲昏者。鯀放而未死。不妨禹娶。且治水四年。兗州始畢。禹娶不必在殛鯀之年也。啓禹子世本文也。孟子稱禹治水三過其門而不入。是至門而聞啓泣聲。不暇如人父子。名爲己子。而愛念之。以其爲大治度水土之功故也。訓荒爲大治。謂去其水度。謂量其功。故治度連言之。據禹貢所云五服之名數。知五服卽甸侯綏要荒服也。彼五服每服五百里。四面相距爲方五千里也。王肅云：五千里者。直方之數。若其迴邪委曲動有倍加之較。是直路五千里也。治洪水輔成之者。謂每服之內爲其小數。定其差品。各有所掌。是禹輔成之也。周禮大司馬法。二千五百人爲師。每州十有二師。通計之。一州用三萬人功。總計九州用二十七萬庸。庸亦功也。州境旣有闊狹。用功必有多少。例言三萬人者。大都通率爲然。惟言用三萬人者。不知用功日數多少。治水四年乃畢。用功蓋多矣。不知用幾日也。鄭玄云：輔五服而成立之。至于四方各五千里。四面相距爲方萬里。九州

州立十二人爲諸侯師以佐牧。堯初制五服。服各五百里。要服之內方四千里曰九州。其外荒服曰四海。此禹所受地記書曰。崑崙山東南。地方五千里。名曰神州者。禹弼五服之殘數。亦每服者合五百里。故有萬里之界。萬國之封焉。猶用要服之內爲九州。州更方七千里。七八四十九。得方千里者四十九。其一以爲圻內。餘四十八。八州分而各有六。春秋傳曰。禹朝羣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言執玉帛者則九州之內諸侯也。其制特置牧。以諸侯賢者爲之師。蓋百國一師。州四十有二師。則州與王制之法準之。八州凡九千六百國。其餘四百國在圻內。七十里之國二。子男五十里之國四。方圆百里之國者三。封國者一。伯五十千里。王肅禹貢之注已難之矣。傳稱萬盈數也。萬國舉盈數而言。非謂其數滿萬也。詩桓曰。綏萬邦。烝民甚少。山川所在。不啻居半。豈以不食之地。亦封建國乎。王圻千里。封五十里之國四百。則圻內盡以封人。王城宮室無建立之處。言不顧實。何至此也。百國一師。不出典記。自造此語。何以可從。禹朝羣臣于會稽。魯語文不也。

執玉帛者萬國。左傳文也。採合二事。亦爲謬矣。釋言云。謂逼迫也。薄者逼近之義。故云。迫也。外迫四海。言從京師而至于四海也。釋地云。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此建五長。亦如彼文。故云。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欲以共獎帝室故也。僖元年公羊傳曰。上無天子。下無方伯。方伯謂周禮九命作伯者也。王制云。千里之外。設方伯。方伯一州之長。謂周禮八命作牧者也。傳言五國立一人爲方伯。直是五國之長耳。與彼異也。以其是當方之長。故傳以方伯言之。蹈爲有功之長。言蹈履典法。行之有功。惟三苗頑凶。不得就官。謂舜分北三苗之時。苗君有罪。不得就其諸侯國君之官。而被流於遠方也。言九州五長。各蹈爲有功。則海內諸侯皆有功矣。唯有三苗。不得就官。以見天下大治。而惡者少耳。頑則不得就官。言善惡分別也。

臯陶方祇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傳**方。四方禹五服既成。故臯陶敬行其九德考績之次序於四方。又施其法刑。

皆明白。史因禹功重美之。

首義

重直用反

正義

曰此經史述爲文非帝言

也。史以禹成五服。帝念禹功。故因美臯陶。言禹旣彌成五服。故臯陶於其四方。敬行九德。考績之法有次叙也。又於四方施其刑法。惟明白也。由禹有此大功。故史重美之也。**傳**正義曰。臯陶爲帝所任。徧及天下。故方爲四方也。天下蹈行帝德。水土旣治。亦由刑法彰明。若使水害不息。臯陶法無所施。若無臯陶以刑。人亦未能奉法。天下蹈行帝德。二臣共有其功。故史因帝歸功於禹。兼記臯陶之功。舜典與大禹謨已。美臯陶。故言重美之也。**傳**言考績之次敘者。臯陶所言九德。依德以考其功績。亦是刑法之事。故兼言也。鄭云。歸美於二臣。則以此經勢非語辭也。故傳以爲史因記之。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

傳

戛擊柷敔。

所以作止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穀。所以節樂。球玉磬。此舜廟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禮備樂和。故以

同治十年重刊
祖考來至明之虞賓在位。羣后德讓。**傳**丹朱爲王者。

故稱賓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推先有德下管鼗鼓入

止柷敔。**傳**堂下樂也上下合止樂各有柷敔明珠弦鑒

籥各自互見笙鏞以閒鳥獸跕跕。**傳**鏞大鐘閒迭也吟

笙擊鐘鳥獸化德相率而舞跕跕然簫韶九成鳳皇

儀。**傳**韶舜樂名言簫見細器之備雄曰鳳雌曰皇靈自

也儀有容儀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餘鳥獸不待九五

率舞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傳**尹正

也衆正官之長信皆和諧言神人洽始於任賢立政以

禮治成以樂所以太平。**音義**夔求龜反夏居八反徐十

八反馬云樂也球音求捕

音博拊音撫柷尺叔反所以作樂。敔魚呂反所以止樂。
穢音康歎許金反。鼗音桃合如字。徐音闔籥余若反。
孔以爲自舞也。馬云鳥獸荀簾也。蹠七羊反。舞貌說文。
作槍云鳥獸求食聲迭直結疏正義曰。臯陶大禹爲帝
反韶時昭反於予竝如字設謀大聖納其昌言天
夔曰在舜廟堂之上戛擊柷鳴球玉之聲擊搏拊鼓
用柷止樂用敔吹笙擊鐘以次迭作鳥獸相率擊鼓。
此堂上之賓客丹朱者在於臣位與羣君諸侯以德相
致鳳皇來而有容儀也。夔又曰嗚呼歎舜樂之美九成
擊其石磬小拊其石磬百獸相率而舞。鳥獸相率而舞
衆賢謀爲成長信皆和諧矣。言舜政教平而樂音和君德
狀如伏虎背上刻夏之以爲聲也。樂之初擊柷以也。聖如來樂臣此大以其樂讓鼓

樂之。樂之將末。戛敔以止之。故云所以鼓柷謂之止。所以
來至化祖時是內此然聲樂樂器馬。止刻左漆桶方二尺四寸。
至明神考也。舜下舜則也。鄭初相傳爲戛。戛者其椎名也。敔以
者樂欹來但瞽下瞽堂以球云。云謂之球。釋器爲韋然。韋者如八
王之其格論。瞽管之球云。云謂之球。釋器爲韋然。韋者如八
肅和祀者。禮聖韶之知樂。玉磬懸故球爲玉。故球爲韋然。韋者如八
云諸祖也。備王樂喪此謂之磬也。而磬云。云謂之磬也。磬云韋然。韋者如八
考詩樂先祭在廟磬懸也。而磬云。云謂之磬也。磬云韋然。韋者如八
來稱和成在宗廟上堂于以磬云。云謂之磬也。磬云韋然。韋者如八
至神所於卽廟上堂合磬云。云謂之磬也。磬云韋然。韋者如八
者之以人政之也。上堂合磬云。云謂之磬也。磬云韋然。韋者如八

祀志稱武帝郊祭天祠上有美光也此經文次以柷
是樂之始終故先言夏擊其球與搏拊琴瑟皆當彈擊
故使鳴冠於球上使下共蒙之也鄭玄以夏擊鳴球三擊
者皆總下樂操擊此四器也樂器惟敔當操耳四器不
操鄭言非也微子之命云作賓于王家詩頌微子之來
謂之有客是王者之後爲時王所賓也故知虞賓謂丹朱
朱爲王者後故稱賓也王者立二代之後而獨言丹朱
者蓋高辛氏之後無文而言故惟指丹朱也王者之後
尊於羣后故殊言在位羣后亦在位也後言德讓丹朱
亦以德讓也故言與諸侯助祭班爵同者推先有德也
二王之後竝爲上公亦有與丹朱爵同故丹朱亦讓也
丹朱之性下愚堯不能化此言有德者猶上云瞽亦允
若暫能然也經言下管知是堂下樂也敔當夏之柷當
擊之上言戛擊此言柷敔其事是一故云上下合止樂
各各有柷敔也言堂下堂上合樂各以柷止樂各以敔也
上言作用此言器名兩相備也上下皆有柷敔兩見其
文明球弦鐘籥上下樂器不同各自更互見也弦謂琴瑟
瑟鐘鑄也籥管也琴瑟在堂鐘籥在庭上下之器各別
不得兩見其名各自更互見之弦謂琴瑟鐘磬在庭今
鳴球於廟堂之上者案郊特牲云歌者在上貴人聲也

左傳云。歌鐘二肆。則堂上有鐘。明磬亦在堂上。故漢魏
已來。登歌皆有鐘磬。燕禮大射。堂上無鐘磬者。諸侯樂
不備也。釋樂云。大鐘謂之鏞。李巡曰。大鐘音聲大。鏞代
也。孫炎曰。鏞深長之聲。釋詁云。閒代也。孫炎曰。閒廁相
代也。釋言云。遞迭也。李巡曰。遞者更迭。閒廁相代之義。
故閒爲迭也。吹笙擊鐘。更迭而作。鳥獸化德。相率而舞。
行蹠蹠然。下云百獸率舞。知此蹠蹠然。亦是舞也。禮云。凡樂名
簫。是樂器之小者。言簫見細器之備。謂作樂之時。小太
之器皆備也。釋烏云。鷗鳳其雌皇。是此鳥雄曰鳳。雌曰
皇。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鳳皇爲神靈之鳥也。
易漸卦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是儀謂有容儀。
也。成謂樂曲成也。鄭云。成猶終也。每曲一終。必變更奏。
故經言九成。傳言九奏。周禮謂之九變。其實一也。言簫
見細器之備。備樂九奏。而致鳳皇。則其餘鳥獸不待九
而率舞也。尊者體盤靈瑞。難致。故九成之下。始言鳳皇。
來儀。鳥獸蹠蹠。乃在上句。傳據此文。言鳥獸易來。鳳皇
而後致。故云鳥獸不待九也。樂之作也。依上下遞奏。閒合
而神物之來。上共致。非堂上堂下別有所感。

以祖考尊神。配堂上之樂。鳥獸賤物。故配堂下之樂。總上下之樂。言九成致鳳。尊異靈瑞。故別言爾。非堂上之樂。獨致神來。堂下之樂偏令獸舞也。鄭玄注周禮。具引此文。乃云此其在於宗廟九奏。効應也。是言祖考來格百獸。率舞皆是九奏之事也。大司樂云。凡六樂者。六變而致象物。及天神。鄭玄云。象物有象在天。所謂四靈者。彼謂大蜡之祭。作樂以致其神。此謂鳳皇身至。故九奏也。尹正釋言。文衆正官之長。謂每職之首。周官所謂唐虞稽古。建官惟百是也。信皆和諧。言職事修理也。上云。祖考來格。此言衆正官治。言神人洽。樂音和也。此篇初說用臣之法。未言樂音之和。言其始於任賢立政。以禮治成以樂。所以得致太平。解史錄夔言之意。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

傳

用庶尹允諧之政。

故作歌以戒。安不忘危。勑正也。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

傳 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

之業乃廣。臯陶拜手
屬承歌以戒帝。率作
率臣下爲起治之事
哉。**傳**屢數也。當數顧
載歌曰。元首明哉。股
帝歌歸美。股肱義未
成其義。又歌曰。元首
脞。細碎無大略。君如
歌以申戒。帝拜曰。俞
以往。敬其職事哉。**晉**

賣反。賡加孟反。劉皆行反。說文以爲古續字。叢才公反。脞倉果反。徐音瑣。馬云叢總也。脞小也。情徒反。墮許。

規反。正義曰。帝旣得夔言。用此庶尹允諧之政。故乃作歌自戒。將歌而先爲言曰。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

民惟當在於順時。惟當在於慎微。旣爲此言。乃歌曰。股肱之臣。喜樂其事哉。元首之君。政化乃起哉。百官事業。

乃得廣大哉。言君之善政。由臣也。臯陶拜手稽首。颺聲

大言曰。帝當念是言哉。率領臣下。爲起政治之事。慎汝

天子法度。而敬其職事哉。又當數自顧省己之成功。而

敬終之哉。乃續載帝歌曰。會是元首之君能明哉。則股肱之臣。乃善哉。衆事皆得安寧哉。旣言其美。又戒其惡。

元首之君。叢脞細碎哉。則股肱之臣。懈怠緩慢哉。衆事悉皆墮廢哉。言政之得失。由君也。帝拜而受之。曰然。然其所歌顯是也。汝羣臣。自今已往。各敬其職事哉。正

義曰。此承夔言之下。旣得夔言而歌。故知帝庸作歌者。用庶尹允諧之政。故作歌以自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是正齊之意。故爲正也。言人君奉正天命。以臨下民。惟在順時。不妨農務也。惟在慎微。不忽細事也。鄭玄以爲戒臣孔以爲自戒者。以正天之命。是人君之事。故也。釋詁云。元首。首也。僖十三年左傳稱狄人歸先軫之元。則

同治十
尙書庶廢君略衆力訓是已已詰起功之猶元事其無鄭事空耳相成有云哉皆化如與

尚書注疏卷四考證

益稷傳禹稱其人因以名篇○呂祖謙曰益稷與臯陶謨議論相承初不間斷但以禹首舉益稷爲言故取以紀其首

予何言予思日孜孜○蘇軾曰禹曰予何言亦猶臯陶之予未有知也曰予思日孜孜亦猶臯陶思日贊贊襄也皆相因之辭伏生以益稷合於臯陶謨有以也予乘四載傳山乘櫟音義史記作橋徐音立遙反○史記夏本紀作樺注徐廣曰樺一作橋音立遙反河渠書作橋

濬畎澮距川疏惟言畎澮舉大小而略其餘也○臣召

南

按三代井田之法始見於此信南山之詩曰維禹
甸之孔子曰盡力於溝洫皆指是文也禹貢提挈大
綱詳於決川決海而每州言厥田則疆理溝洫之制
備矣此疏舉大小而畧其餘畧字疑是包字之訛蓋
小舉畎大舉澮則一夫之遂九夫之溝十里之洫俱
該括也林之奇曰自畎而之遂自遂而之溝自溝而
之洫自洫而之澮自澮而之川自川而之海可謂明
晰決九川距海其大綱天下水之害無不除也濬畎
澮距川其細目天下水之利無不興也此二句括一

篇禹貢

禹曰安汝止○王應麟曰禹之告舜曰安汝止盡天理而無人欲得至善而止也伊尹之告太甲曰欽汝止去人欲而復天理求至善而止也

帝曰吁臣哉隣哉隣哉臣哉疏反覆言此欲其志心入禹○臣召南按欲其志心入禹六字無理各本俱然無可取正以文義推之當作欲其忠心入告也

作會宗彝傳會五采也以五采成此畫焉宗廟彝樽亦以山龍華蟲爲飾○臣召南按作會連上文日月星辰山龍華蟲爲句宗彝連下文藻火粉米黼黻綵繡

爲句孔傳以五采成此畫焉解作會也宗廟彝樽二
句解宗彝形象其言亦以山龍華蟲爲飾猶鄭言以
虎蜋爲飾耳不蒙作會之文也孔疏誤解傳意遂以
作會宗彝爲句不可不辨

疏如鄭此解配文甚便○王應麟曰康成書注間見
於疏義如作服十二章州十有二師皆孔注所不及
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臣召南

按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史記夏本紀作來始滑注云
尚書滑作彖音忽漢書律歷志作七始詠以出納五
言李光地曰七始宮徵商羽角變宮變徵也七音之

清濁皆始於人聲故曰七始也詠卽舜典所謂歌永
言也五言卽詩言志之言以其言不離乎五音故曰
五言蓋上所謂五聲以調言也通調而名之以宮以
商是也七始以字言也逐字而名之以宮以商是也
舜典言五聲可包七始以調爲重也此以音爲重則
非七而音有缺矣二變之不爲調與調之外自有音
皆賴漢志此文而可見也按七音七律晏子及伶州
鳩皆嘗言之七始之名據伏生大傳曰定以六律五
聲八音七始著其素又曰七始天統也漢初安世房
中樂詞曰七始華始肅倡和聲似今文確有根據但

詠字須連以出納五言

忽則是審音以知政事

侯以明之○黃度曰周禮

疏鄉射記云○鄉監太

改正

娶於塗山辛壬癸甲傳辛

○臣召南按史記云辛

計非以日計也理不可

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用

本也

夔曰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傳憂擊柷敔所以作止
樂搏拊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所以節樂○李光地曰
憂擊搏拊注以爲樂器名惟沈括以屬於鳴球琴瑟
而爲作樂之義於理爲優虞賓一讀在位連羣后讀
之蓋祭祀時丹朱無不至羣后有在位者有不在位
者故言虞賓與在位之羣后皆德讓也據儀禮作樂
凡四節憂擊二句升歌之樂也下管二句下管之樂
也笙鏞以間間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此
舜宗廟之樂也